

河防一覽目錄

卷之一

祖陵圖說

皇陵圖說

兩河全圖說

卷之二

河議辯惑

卷之三

河防險要

卷之四

修守事宜

卷之五

河源河決考

卷之六

泗州先春亭記

賈魯河記

河源記

于都憲題名記畧

鑿徐洪記

鑿呂梁洪記

奈太常全河說

止泃河疏

止膠河疏

卷之七

經畧兩河疏

部覆前疏

河工事宜疏

部覆前疏

勘估工程疏

部覆前疏

卷之八

恭報續議工程疏

查復舊規疏

部覆前疏

申明鮮貢船隻疏

部覆前疏

報塞黃浦疏

河工告成疏

黃河來流艱阻疏

申飭徐北要害疏

卷之九

覆議善後疏

覆議河工補益疏

高堰請勘疏

計議淮南未盡事宜疏

申飭鎮口閘禁疏

部覆前疏

卷之十

河工分派司道疏

部覆前疏

議留河工米銀疏

部覆前疏

申明修守事宜疏

部覆前疏

議守輔郡長隄疏

部覆前疏

恭誦綸音

部覆前疏

卷之十一

添設管河官員疏

申明河南修守疏

停寢訾家營工疏

部覆前疏

修復湖隄疏

就近銓補分司疏

就近銓補河官疏

查議通濟閘疏

部覆前疏

河工告成疏

贈卹司官疏

卷之十二

甄別司道疏

部覆前疏

申明鮮船疏

部覆前疏

申明職掌疏

部覆前疏

縣官輕忽河務疏

旱久泉微禱雨疏

添募夫役以裕河工疏

官旗挾帶私貨疏

部覆前疏

恭報三省直隄防告成疏

河上易惑浮言疏

畫地巡守疏

申明修守泗隄工完疏

議創石隄疏

會勘徐城鎮口疏

工部覆前疏

報消泗水疏

併勘河情疏

卷之十三

請遣大臣治河疏

科道會勘河工疏

科道進圖說

條陳善後事宜疏

條陳河工補益疏

條陳治安疏

中州河防要害疏

部覆前疏

卷之十四

查理沁衛二河疏

河工大舉疏

欽奉查理河漕疏

南直隸工程

酌議河道善後疏

祖陵當護疏

欽奉查理河漕疏

山東工程

清復湖地疏

目錄

河防一覽卷之十四

河臣潘季馴著

南旺分司主事王元命
濟寧兵河副使申時聘

校訂

運司陳昌言編次

奏疏

查理沁衛

一河疏

都給事中常居敬

RWT/1258/10

題為查理沁衛二河以濟運道以安民生事據河

南按察司管河道僉事余希周呈蒙臣并撫

按兩院憲牌前事牌行該道會同分守河北

道即便轉行各該掌印管河官要見衛河上

源有無淤阻果否引以灌田作何禁止沁河

經行有無衝決當從何處導引作何隄防引
沁通衛是否可減黃河有裨運道卽今蓮花
池口應否免塞逐一勘報務求經久長策以
憑會議施行蒙此依蒙會同守巡河北道及
牌行懷衛二府掌印官會同勘議去後隨據
衛輝府呈稱依蒙行委輝縣主簿周時禮帶
領熟知地里人役郭周等查得衛河上源並
無淤阻無事挑濬其旁河居民引水灌田在
四五月之後兌運漕糧在二三月之間前

相隔日期頗遠自

國朝二百年來臨清漕舟直達天津並無阻碍再
查前此雨暘時若衛河之水運道通行今因
連歲天旱源泉枯竭不獨下流淺澀上流源
頭幾至不流以此阻塞其理顯然及查沁河
經行懷慶府河內縣出武陟下合黃河與衛
河相離甚遠亦無支流相通等情又據懷慶
府呈蒙依蒙會同衛輝府知府周思宸看得
沁河經行武陟如蓮花口等處屢決而屢議

興修舊隄寧不惜工力艱難必不肯姑順水
勢使入衛河者誠以衛輝一府屬縣在河下
流而橫流一發被災最遠且臨清運道不能
賴其清流之利而每遭其淤阻之害節經歷
年詳議卷案可查今談者以謂足以殺黃河
之勢而有賴于運道此不過據舊說及臆度
之耳况

潞府新封衛城利害所關不敢輕議切詳果
會衛濟漕之說則懷慶一府既免頻年修築

之煩而武陟一帶地土永無水患卽本府首
當主其議者但以

國家大計通論斷斷乎有難于行合候詳示轉行
各委官照舊將蓮花二隄工催督修築使沁
水仍歸黃河故道各緣由具呈到道據此該
本道看得此番行查係奉

欽依事體重大又經駁行二府掌印官行令劉薛二
同知親詣細勘另報今據懷衛二府會呈關
行劉薛二同知及會委臨河汲新河武等七

縣各掌印官勘議隨該汲縣知縣李賦秀會
同新鄉縣知縣張赤心輝縣知縣龔世仰獲
嘉縣知縣張諭淇縣知縣崔璵河內縣知縣
黃中色武陟縣知縣李日茂俱親詣衛沁二
河踏勘間當據汲新輝獲等縣社里老劉應
達高進表宋廷珏師以正楊濤德等各連名
告稱衛河發源在於輝縣蘇門山下其水陡
峻通流灌田不過些須並無淤阻其沁水河
身寬一里有餘衛水河身寬不過三四丈先

年曾遭沁水衝開木欒店蓮花池隄口附近
地方俱受滄沒且流入獲新二縣城門用土
屯塞漂流民舍滄沒民田一百二十餘里衛
輝府關廂巷口行舟衝倒民房八千餘間壓
死男婦陳可立等百十餘口等情各具告到
官會看得引沁入衛固殺黃河之流且濟運
道之便但恐沁水本大若一入衛河二水合
流勢必滔害不惟各縣民居民田深有可虞
况

潞府新建方將高其隄預其防惟恐不固而敢引沁以貽不測之患等因會申到府又准本府同知劉應聘會同衛輝府同知薛應麟關稱各親詣衛河源頭踏勘得衛水流清土堅原無淤阻雖有軍民水田蓋爲水由地行故乘勢以資其灌溉非敢阻塞以專其利也前此雨暘時若源泉不枯河水盈溢漕舟無滯年來亢旱泉源不流而漳河以下諸水亦俱淺澁因此衛流愈覺微細此議者不得不歸

啓于居民灌田至于引沁入衛謂于漕河有
濟也但查沁水原無支流可以通衛今欲因
衝決之道而遂挽之以入衛則目前似足以
助衛濟漕而將來水緩沙停其終必致淤塞
則既見其利而又思其害是不可不爲深長
慮也等因會關到府尤恐不的隨該本府知
府趙以康會同衛輝府知府周思宸親詣前
項河口逐一踏勘會看得衛水枯澁併沁於
衛則衛水大而漕舟可行豈不曰運道有所

裨益哉但衛小沁大則其勢難容衛清沁濁則末流必淤如先年沁河一決而臨清東昌等處遂至淤塞徵之往事竊恐不減黃河之害而又增運道之梗斯時歸咎誰其任之且沁衛地勢高下殊懸必須創開河身沿河築隄此其費地費工固爲不貲而伏秋水漲橫流滔天則生靈城池不可不爲之計也此皆前人已有成說利害較然如日姑舍是而輕訊以建非常之功非職等之所敢擅議也

若引水灌田誠當禁止但末流之微細實起
於源頭之枯竭卽今年文旱泉源幾至不
流有如昨歲運道阻澁漕院差官守視衛源
盡導上流而管河道亦駐劄輝縣親至泉所
禁之非不嚴也斯時田禾日槁而衛水不增
則其故誠不係於淤阻也惟是漕運重務係
關匪細合無以後水源有餘則從民之便而
不妨與民同利亦可也如水源不足則禁其
引灌而專以濟漕等情具呈到道卷查先年

陞任曹副使奉總理河道萬都御史查勘沁丹等水案行開封府管河同知張崇謙會同各州縣掌印官親詣沁河上源會看得沁河北岸大樊口先年原有決開隄壩故道一處詢問居民執稱先年秋水漲大溢過隄岸致將脩武獲嘉新鄉等處一帶城郭田舍盡被滄衝官民受害彼時卽令官夫併力築堵見今遺有河形及修武縣西北有清水河一道經流獲嘉縣北六里直至新鄉縣西北侯家

橋入衛河隨據本地居民齊口稱苦皆曰此處原有山河數處每年秋水泛漲滄沒民田以致小民逃竄若再開沁河則滔天水勢入於衛河本縣城郭鄉村盡皆漂流及相度地形西南太高東北卑下以脩武縣較之大樊口地下約十五餘丈衛輝府誌開稱地形衛城浮圖最高纔與沁水平勢不可開在新鄉則河流域下兩岸居民千餘家在衛輝府西北一面離城僅有半里兩岸係商賈之藪居

民稠密公署俱建於此若欲開濬兩岸各數十丈則新鄉衛輝城郭居民公署俱當改移數里方可動工况沁水猛漲勢比黃河稍有一線之決溢入衛河則臨河居民城池受害不支查得嘉靖三十五等年管河工部汪郎中題稱河南沁河衝開木藥店相隣大礮口三百餘丈決水橫流突入衛河水半泥沙彌漫異常至臨清逆流上擁運河板閘至甄關七十餘里泥沙沉積二閘淤塞二千餘丈

妨運道應行河南管河道作速修築以保糧
運議允遵行今若復引沁入衛則昔年壅塞
運道勢所不免其患不專在衛輝而貽患於
漕矣等因到道又該曹副使復議三難一河
身之難闢二隄岸之難築三下流之難濬遂
一條議具呈總理河道詳允停止訖今奉文
覆勘該本道會同分守河北帶管分廵道徐
叅議會看得沁河自武陟縣迤入于黃其來
已久木欒店至衛河相去百餘里自西而東

地勢極下其流甚易但先年引沁入衛屢屢止蓋言利害相關莫敢承議繼今又奉

欽依勘議會委多官悉心相度及查先年勘議牘中

條析詳明利害較然且所爲引沁入衛者蓋

一以爲稍殺黃流一以爲有資衛河運道故

紛紛建議欲舉行此策今無論前項工力之

難與衛輝一帶滄沒之害卽於黃流雖能稍

殺而衛河運道仍有阻塞則河北之阨猶之

在南河也况今

潞府建設利害所關尤非往年之比相應呈請
合無將蓮花口隄工並淤塞河身照舊疏築
大加工力疏河身必令寬大通流築隄壩務
要堅固一勞永逸不得苟且塞責若衛河泉
源之水所稱五六月間正係漕船過閘入衛
之時難謂與民間灌田不相妨害相應嚴行
衛輝府查其如遇天旱漕河乾涸則嚴禁居
民不許分引灌溉庶不致阻塞河渠矣等因
會呈到臣據此先該工部題稱去歲春夏間

天久不雨衛河之流幾竭以致漕舟淺閣僨
漕御史吳龍徵奏報本部亦行北河郎中吳
之龍查勘據稱漳衛兩河上源多有引以灌
田以致末流日細行臣查勘應否許令引灌
等因覆奉

聖旨是欽此又准總督漕運都御史楊一魁手本內
稱引沁水以濟運河欵開要將武陟木欒店
決口免其築塞因而通衛助運一節已經臣
等會行該道查議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

巡撫右副都御史衷貞吉巡按御史王世揚
會議得古今論治水者孰不曰順水之性行
所無事哉然而地當中土勢有重輕利害所
關又非可以嘗試而漫爲者沁河發源西晉
經帶河內沛然東下勢若建瓴惟至武陟城
東復折而南與黃河會流以故昨秋暴漲束
隘難行遂致潰溢直衝木欒店決蓮花口滔
滔東注則引沁通衛其勢良便也但細查衛
輝府治地旣卑下河復狹隘狂流灌注容受

爲難卽今獲嘉已成巨浸新鄉亦若浮孟該
府城垣去河不遠衝決之患殊爲可虞况今
藩封新建關係尤重昔人所謂不與水爭利者
誠有不得而槩論者矣且沁水沙多善淤一
入漕渠淤墊閘座昔有左驗恐利未得而害
且隨之也旣經道府勘議明悉又該臣等親
閱相同仍應堅築隄壩寬闊河身務使南行
無滯度爲長策至于漳衛上源據稱天旱泉
微誠有之矣但民間灌溉壅遏泉流致防運

道合行該道將一應私壩悉行折毀如遇雨
少泉微盡令導入漕渠以濟糧艘河北分巡
道仍不時周行巡察禁治如有阻撓許巡漕
御史拿究如是則沁不得以病衛衛又得以
濟漕其于

國計民生均有裨益矣伏望

敕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

俯賜允行庶便刻日興工除工程錢糧另行彙

報外謹題請

旨奉

聖旨工部知道該工部覆議相同題奉

聖旨是

河工大舉疏

都給事中常居敬

題爲河工大舉酌議善後事宜以圖永利事據河南按察司管河道兼管水利僉事余希周呈奉臣并撫按憲牌前事照得兩河工程日有次第一應善後事宜行道悉心詳議以憑會

題等因先該工科常都給事中批據帶管河道事

僉事條議事件蒙批管河道查照欵開事宜
會同該道再議明悉詳奪并蒙巡撫衷都御
史批仰管河道查照先今河工事宜備細彙
成條欵作速由報以憑酌議施行又蒙巡按
王御史批新管河道會同該道確商詳報蒙
此依奉照欵會議登荅明白呈乞題

請遵行等因到臣該臣會同巡撫河南兼管河道右
副都御史衷貞吉巡按河南監察御史王世
揚議照中州惟河患爲最鉅故其治河也爲

獨詳邇年人心玩于積習法制廢于因循致
塵

聖懷

特旨修築卽今兩河工程臣等不敢不竭心力矣然
必料理精詳度可垂示永久若非奉有

明旨無以警惕人心旣經該道會議前來又該臣等
覆議相同合照欵列具陳伏乞

敕下該部再加酌議上

請行臣等遵奉施行謹題請

計開

一預積埽料以防未然臣等查得河南水
平岸高而土疏其湍急掃灣之處患常
在下雖有高厚之隄卒然坍塌無所措
手故防河之患無愈于捲埽而捲埽之
料全資於稍草椿麻與土也往年所用
椿木檉麻俱分派於出產州縣買運而
柳稍谷草俱於臨河地方召商收買已

有定議近因沿河各縣連年苦旱復遭大水百穀無收欲暫將谷草派之別府州縣買納解送亦通融之策但道途隔遠不惟脚價浩費抑恐反滋騷擾及查往年谷草定價每束連耗草二十二斤給銀二分今年谷草缺乏價貴合無每束增銀一分共給價銀三分仍舊召商收買此後豐年酌量估裁庶草價既增而商販自至矣至於捲埽胚胎純用好

土始得堅完必須預積平日庶可取辦
倉卒近因久無水患管河員役不復議
積每遇急迫取土寫遠緩不濟事竟日
搬運不成一埽遂至決口漸闊爲害滋
大矣合無令各守隄守壩堡夫於閑曠
之時查照成法令各管河官督令預運
埽土堆梁於埽壩及緊要隄岸之上每
年會計之時查算某處該積土若干責
令各夫如數運積着實查驗無容虛報

其河流衝射之處仍當預置旱埽如
秋水發微有衝刷卽時添補管河官一
面督行一面申報則有備無患而埽不
虛費隄防愈有賴矣伏乞

聖裁

一議處工食以恤窮民臣等查得估計修
築隄壩工程每築方廣一丈高五寸爲
一工每夫一名日完一工方給工食銀
三分三釐三毫夫以一人而日築一工

已爲難完况取土有遠近之不一填築
有險夷之不同槩以一例計工旣不能
依期報完復又計工給銀安能盡滿所
望且今歲米價騰貴數倍往昔一工給
銀三分三釐三毫亦不足其食用若一
日不完一工則所得工食益不足以糊
口無惑乎每遇募夫召之不至也合無
將今歲做工夫役每一工給工食銀四
分如取土在百步之內及在平地修築

者俱仍以方一丈高五寸爲一工若在坑坎水內填築及在百步之外取土者酌量減其寸數俱每工給銀四分如此則工食旣加而養贍足工程有等而勞逸均人心亦知樂從矣其已後成熟年分仍照舊查給伏乞

聖裁

一議設堡房以慎守禦臣等查得黃河兩岸長月等隄并埽壩之處先年每二里

建堡房一間僉堡老地方各一名統領
火夫十名巡守以防河患原無工食數
年以來天時亢旱河患稍息人心懈弛
堡房傾倒而子遺災民星散求食各隄
防守遂無人矣惟各埽壩處堡房尚存
數名然爲數亦少不足應用昨歲河患
雖出異常之災未必不由疎虞所致也
合無於黃河兩岸各新舊長月等隄每
二里仍建堡房一間每堡僉鄰近堡夫

二名每五堡僉勤能堡老一名統率各堡夫晝夜往來巡守栽培柳樹但有盜決隄防及砍伐隄柳者卽便擒拿送官究治遇有河水泛濫衝刷損傷卽行填補每堡老一名月給工食銀五錢各役每名月給工食銀三錢俱於河道官銀內支給至於臨河埽壩尤係要害修守之工倍當加謹仍每二里建大堡房一重三間盛放埽料以備急用每堡設堡

夫五名每二堡設堡老一名管河官不
時查點遇有緊急衝刷不拘晝夜本堡
鳴鑼各堡老督率各夫前來接濟併力
堵塞其堡老必於鄰近鄉民中選精勤
守法者充役如此庶防守俱各得人而
河患可保無虞矣伏乞

聖裁

一議處廠夫以杜偏累臣等查得臨河祥
符等縣設有官廠八處收貯稍草椿麻

以備捲掃每廠原有廠夫二名或三名
令其看守物料先年俱於各州縣堡夫
內選殷實大戶充之凡管廠官合用心
紅紙劄并雇覓書手造寫循環倒換盤
纏及雇人晒晾物料并修理廠房墻垣
冗費百出每名每年費銀五六十兩如
遇不才官員需索常例費至百金者有
之後因稱累以堡夫二名朋應廠夫一
名每年工食銀四十八兩至萬曆十三

年該前任巡撫臧惟一允河道議每名
裁定工食銀三十六兩以其數非不多
也不知工食有限而額外之費無窮夫
廠夫原以看廠爲名惟晒晾物料是其
職守乃至責以不貲之費磨累無休身
家蕩敗無惑乎合口稱苦不敢承役也
相應痛革以後每廠夫一名以二人當
之給條鞭工食銀二十四兩扣除銀十
二兩存貯官庫不許復僉正頭惟召募

海陽一覽 卷一四 九
鄰近土民充當一切雜費如管河官心
紅紙劄等項量於編派其登報文冊修
理墻垣卽於前扣銀內申請動支不許
濫派廠夫出辦惟稍草等料有泥爛數
多各役失於苫蓋晒晾者姑免問罪令
其量賠如此庶需索之弊旣革而廠夫
之害可免矣伏乞

聖裁

一及時給散以杜侵剋臣等查得河正全

賴人夫役全資工食河道錢糧俱貯
府庫管河官不得自由必至河岸衝決
方議調人夫請支錢糧已無及矣合無
每遇春時該道行管河同知通判等官
赴府領銀分發沿河州縣專聽不時之
需遇有河患一面募夫一面申請事完
稽查庶不耽誤至於給散工食往時獨
責之各縣管河佐貳官各官多不親理
又委之部夫陰醫等官秤鑿給散其中

不免扣剋以致各夫鮮受實惠合無以
後給散河夫工食俱聽該府管河官督
同各縣掌印官眼同包封唱名給散再
不許令各縣部夫官總領致滋奸弊如
府管河官偶在別縣督工一時不暇者
聽各縣掌印管河官徑自給散如此庶
扣減之弊旣除而夫役之逃可免矣伏
乞

聖裁

一責成正官以便查覈臣等竊惟設官定制在府州縣雖有清軍等糧捕盜理刑管河等官分任佐理而兼總條貫則掌印官事非謂各官之外掌印官全無相干也故一州縣之中河渠要害孰非正官之所當料理防守者况中州生靈命脉係於黃河可以正官而漫不關心乎迺向來河務該道止行文府管河官府管河官止行文州縣管河官而該府州

縣全不經由故問河水衝決非不曰某
州某縣之某口決也問應用人夫應動
錢糧所以治其決者則曰有管河官在
非本州本縣事也不知河患係民瘼最
切不此之究而徒諉之於一二佐貳彼
其威令不行召集人夫既多阻撓操持
不定動用錢糧又難清楚况修理工程
必動錢糧管河官身任其事則錢糧自
有粘帶每年會計既令其查議矣乃年

終覈實亦令其自爲而自覈之無論工程虛薄錢糧旨破無由而覺卽工程堅固錢糧明白誰則信之是尤不可解也合無自後申飭各府州縣掌印官凡遇河務雖有管河官專管至於催僨人夫給發錢糧各掌印官務破積習協心共濟其會計工程亦與管河官會同估議每年河防畢日該道將各掌印管河官分別勤惰開呈兩院量行獎戒如此則

精神流貫而法亦昭明責任各專而功
可永賴矣伏乞

聖裁

一議豁隄糧以蘇民困臣等看得黃河兩
岸皆係民間納糧田地而新舊所築長
月縷水減水等隄壩南北兩岸上下綿
亘六七百里其根闊有七八丈者有十
餘丈者所壓占民地不下千百餘頃自
來地內夏秋稅糧并各項差銀尚係地

主賄納臣等竊謂築隄乃爲一縣小民
捍患非一人一家私事其占用各戶之
地旣不償以原價復令包納虛糧誠於
人情有所不堪合無候部議行臣等轉
行臨河各縣逐查各該地方除年遠舊
隄外其有五年以內新創及幫築隄壩
若干道某道根闊若干長若干共計壓
占民地若干每年共計稅糧差銀若干
卽與除豁均派槩縣地內徵收抵數及

查見今種麥挑挖者量給倉穀以補子
種之費庶包賠之糧不致偏累而沿
之民可免向隅矣伏乞

聖裁奉

聖旨工部知道該工部覆議相同題奉

聖旨依議着實行

欽奉

敕諭查理河漕疏

都給事中常居敬

題爲欽奉

敕諭查理河漕以保運道事據淮揚海防兵備兼管

河道副使胥遇徐州兵備兼管河道僉事
文燧會呈蒙臣并先任總督漕運侍郎楊一
魁巡按御史劉懷恕會牌前事行職等躬歷
各該河道地方逐一查閱要見古洪淤塞作
何疏通濁河內灌作何防禦徐邳一帶隄岸
有無圯壞作何修治清江浦一帶河防有無
衝決作何保守崔鎮等壩應否改折塔山支
河應否開通小浮橋故道果否可復草灣河
口果否當濬并調度夫役議處錢糧逐一查

勘虛心詳議務求長策永裨運道十日內具
由詳報以憑會議等因該各道會同南河郎
中羅用敬夏鎮主事楊信悉心踏勘議照得
國家定鼎燕京歲輸漕糧四百萬石運艘涉江淮
經徐邳入運河抵

京師濟寧以北必資汶洸沂泗諸水而徐邳以南
必資淮黃二水濟之俱會淮安外河掠草灣
歷雲梯關入海北高南下勢若建瓴淮弱黃
強時有衝阻弘正以前姑不必論嘉靖末年

河道日益多故歸德而下丁家等口忽然衝

塞黃水不從小浮橋故道達徐初徙於溜溝

再徙於秦溝三徙於濁河口於茶城相近全

河逆行至嘉靖四十四年徐邳一望瀰漫不

辨州里該先任尚書朱衡建南陽新河運

道復通自老黃河故道既失雲梯海口未疏

隆慶年間河決於崔鎮淮決於高堰寶應興

鹽等州縣遂成巨浸水泛沙停轉運甚艱至

萬曆六年先任右都御史潘季馴創築遙隄

盡塞諸決東水歸海使由故道民獲安堵漕
得順利已逾八年其功昭昭在人耳目惟是
支河旣塞海沙尚高一帶河身日漸淤墊決
塞之患比歲稍多在淮安上流不分全河直
衝范家天妃等口通濟福興諸閘歲苦衝淤
王公隄屏蔽清浦歲遭二瀆嚙射隨修隨圯
勞費不貲在徐州下流不分黃水倒灌古洪
內華諸閘淤塞日久今幸極力挑通萬一黃
河暴漲不免復淤阻滯運道關係不小高賢

一帶由淮引黃河渠日高雖有湖隄越河足
避風濤然邳伯寶應二隄尚未包砌土隄單
薄巨浪乘風傾潰可慮善後之計不可不圖
謹將淮揚應議應舉工程欸列開呈等因到
臣先該工部題爲欽奉

聖諭事照得黃河東經梁靖口田劉口至茶城河逆
而上而茶城淤又東則淮黃河流其勢益盛
於是天妃壩決而淮安河流幾沒隄岸行臣
見邳之隄岸淮安之堰壩作何修防草

灣河見今議濬可否分流以殺水勢崔鎮壩
見今議折可否洩水以沃民田合用錢糧若
干作何措處合用人夫若干作何起派司道
等官聽其便宜委用未盡事理聽其陸續會
題仍嚴督地方官上緊興工事完之日覈實造冊
奏繳回京有功官員查照閱邊事例分別舉薦郊

有阻礙事推諉抗阻應提問者徑自提問

七

定奪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又該總督漕運侍郎楊一魁題爲議處
兩河水患以固運道以奠民生事內稱覆勘
草灣口等七事該部覆奉

聖旨崔鎮壩應否改折還候差去科臣到彼再議定
奪其餘俱依議著實行欽此又該侍郎楊一魁題
爲恭報運河疏通空船過盡并陳善後事宜
以圖永濟事條議改閘座等十事該部覆稱
開支河移官夫復故道等事行臣會同查議

等因奉

聖旨依議行欽此該臣先同巡按御史劉懷恕并南
河郎中羅用敬徐州道兵備僉事陳文燧自
上而下由豐沛經徐邳以至桃清復同總督
漕運侍郎舒應龍等自上而下由清浦以至
古洪梁境一帶或艤舟閱視或登陸荒度看
得豐縣田劉口河勢掃灣原有縷隄坍入河
中新築月隄一道堪以防禦郭家灣匙頭灣
拷佬灣等處雖係迎溜見今修築掃壩亦無

大害徐邳自桃源五百餘里河身就下海岸
甚高遙縷二隄俱無衝決歸仁集高家堰范
家口續修石工俱各堅厚寶應越河運艘甚
便惟古洪河口去秋濁河倒灌今雖挑通尚
屬可虞清江浦一帶運河與黃河僅隔丈餘
王公隄二百九十丈二瀆南徙衝刷日甚隄
懸一線勢甚危急至於高寶西隄邵伯石隄
俱屬要害委不容已一一查閱明白又經催
行司道會議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總督

漕運侍郎舒應龍巡按御史劉懷恕巡鹽御
史陳禹謨巡漕御史喬璧星議照我

國家輓漕東南全賴河渠古洪以北必資汶泗諸
水徐邳以南悉藉淮黃二瀆河雖不同利害
相因故理漕必先於理河治黃卽所以治漕
誠不可一日不講也然徐州以上之河恐其
潰而入有衝決之患徐州以下之河恐其潰
而出有漫散之虞審水性之順逆酌時勢之
緩急要非可以執一而論者在無論矣嘉靖

初年河漸北徙濟寧魯橋以下河道淤填至
嘉靖十三年該副都御史劉天和挑濬河身
復修閘座四十四年河決沛縣舊河淤塞該
工部尚書朱衡開通南陽至留城新河徐邳
以上河道賴之隆慶以來黃河決崔鎮等口
淮河決高堰等處二瀆漫流水緩沙淤運道
艱阻該右都御史潘季馴創築遙隄盡塞諸
決兩河復合沙刷水深運道民生均有裨益
徐邳以下河道賴之雖先後河臣經畧良畫

尚不止此此其功之最著者也惟自萬歷十
四年以來清河以下一決范家口而全河幾
奪一決天妃壩而福興漸淤徐州以上濁河
灌注古洪阻塞要害之地委屬可虞然則有
思患預防之心者安得不爲補偏救弊之謀
哉但據稱上源小浮橋之路久塞故道當復
也支河當開也下流之老黃河難復三壩當
折也草灣當濬也此其計慮甚周而用心良
勤矣臣等隨處查勘虛心商度固不敢曲徇

以苟同亦豈有心以事其
所急功必期其可成苟或心思雖竭而經理
實乖議論雖多而治效則鮮於河道終無補
也今據司道會詳臣等復加酌議除陞閘座
等項已蒙

俞允見今責令興工外謹將應舉應停工程事宜欵
列分別上

請其當行者雖無新奇之見而實切於事機其當止
者雖嫌意見之殊而實採之輿論河漕重務

彼此何心要皆求以便

國計耳伏乞

敕下該部再加查議俯

賜俞允行總督侍郎舒應龍查照遵行度於運道民生裨益非淺鮮矣謹題請

旨

計開

一添造閘座以便防守查得古洪內蕪爲入運首關先因規制未堅啓閉不時一

遇暴漲遂多淤塞今古洪等閘已奉

旨改造加石數層似已得策但自古洪以至河口尚
有一百八十餘丈每遇閉閘外成灘淺
兩岸土隄又易奔潰奔岸之土與黃水
之沙并填其中無惑乎阻塞之易也且

鮮

貢船隻勢難久待古洪失守直至梁境數里淤填
誠難爲力合仍於古洪以外酌中之所
相擇堅地添建鎮口閘一座長砌鴈翅

寬鑿閘窩以便停泊南北兩岸俱用椿
埽廂護共銀二千三百兩如船入鎮口
則急閉上閘候外閘既閉漸次而啓庶
彼此聯貫旣可以蓄內漕之水關防嚴
密又可以禦外河之漲重門禦暴防守
自便此外縱有淤淺所餘無幾俟黃水
少落而以盈漕之水衝之勢自易易矣
伏乞

一接築縷隄以防中潰查得黃河自西而東漕河自北而南至河南開歸以下相去伊邇南高北下其勢易趨先年潰滎陽灌臨清決荆隆衝張秋竭天下財力而始塞該都御史劉大夏等自胙城經曹單至豐沛創築大隄卽所謂太黃隄也嘉隆以來治河諸臣又自豐沛市里寨接築直至茶城漕渠之內遂免濁流之患然彼時河會茶城而出以故隄亦

止此近該郎中陳瑛另開內華古洪
閘遠避咸港運艘利之則茶城東下又
十餘里矣兩河相望隄防未築每至伏
秋幾成橫潰萬一失守是短垣可踰而
肩鑰雖嚴竟亦何益合無自茶城以下
塔山支河西岸起接至河口止督率隄
淺洪閘等夫接築縷隄一道計長五百
丈底闊四丈頂收一丈二尺高一丈又
補築舊河缺口一道長六丈幫修舊隄

一百丈共計土一萬三千八百七十六
方上用犒夫銀四百一十六兩二錢俱
用堅實老土勿雜浮沙則束水歸河下
流益速黃河不致漫潰而諸閘亦可恃
以無虞矣伏乞

聖裁

一議修埽壩以防危急淮安自西門皇華
亭抵清江浦約三十餘里內外二河僅
間一隄至於王公隄一段最爲喫緊先

年兩河之濱相去里許居民比密後因黃淮逼流偏向南徙衝刷日甚民居蕩析僅隔丈餘雖有石隄止在浮面濁流掃根利如矛戟以如綫之隄而當排山之勢必無幸也萬一蟻穴潰防泥丸難塞則清江一帶蕩爲巨浸不但無淮城且無運道矣查得每年椿埽費亦不貲但因新於舊續卑爲高基址不實工力未堅隨填隨陷實由於此合於木隄

神祠起至孫贍門首止計長二百九十丈出水三丈捲丁頭埽五層計埽二千五百箇鴈翅之內實以土石捲埽之外密釘椿木每隄二十丈作順水壩一座共計一十四座逼水北流以刷對岸之沙以數年之費爲一勞之計庶危隄可保而運道有賴矣伏乞

聖裁

一開創月河以避衝決王公隄一帶地當

要害單薄可虞今番所議埽壩可保數
年無恙矣但欲爲萬全之計不可無承
賴之圖議者欲於河北王家營開河一
道引河北徙意非不善但工力浩大開
創甚艱而地勢高亢淤塞亦易河成矣
而水不趨水趨矣而後不繼是委財於
壑也然與其挽黃以避漕孰若引漕以
避黃相應於運河南岸另開月河一道
共計九百丈內上自劉相屋基起至紅

廟止五百丈地形稍高應挑深二丈自
紅廟起至清江閘上首止地形稍窪挑
深一丈八尺俱面闊十二丈底闊七丈
共計土一十六萬三千四百方共該銀
九千八百零四兩仍將舊河築攔河壩
二道或卽以挑河之土填實於中務令
堅厚如是則兩河相隔幾二三里許河
雖善決亦必不能奪漕而入矣伏乞

聖裁

一築寶應西隄以束漕流照得固隄卽所以導河導河卽所以利運從來治河試有明驗彰彰矣何也水之爲性專則急分則緩而河之爲勢急則通緩則淤理固然也其在寶應湖口三官殿米市竹巷口一帶歲每淤每撈邑恒患之究其故該縣未築西隄則水多肆溢河流不東赴下力微以故湖口三官殿等處淤

淺殊甚前者一歲一挑今則一歲二挑

猶以淺澀爲慮重運所經不無遲滯合
無比照山陽縣培築西隄一道自黃浦
南壩口起至宏濟河北閘向南二三丈
止計二十里許加築土隄高五六尺底
闊一丈二尺頂闊五六尺共該銀四千
一百三十一兩則因河勢以築隄固隄
防以束水而該縣淤淺之患漸可去矣
伏乞

聖裁

一砌邵伯湖隄以免歲修照得司河務者
無日不以繕隄爲事亦無日不以決隄
爲患不知功非永圖則隄雖繕猶弗繕
也潰決之患其何能免高寶邵伯諸湖
西受盱泗天長石梁汊澗甘泉五塘諸
山之水聯貫汪洋一望無際其在高寶
湖隄凡係險要各經甃石中有未石若
寶應之三里湖口高郵之南小湖口俱

稱險地萬歷十五年曾經動支歲修銀

兩分委砌石一包八百餘丈一包三百
餘丈工俱將竣惟邵伯湖隄正當湖面
寬廣之所一遇西風則掀天震撼勢若
排空中有包石者原無地釘襯石年久
塌卸甚多其夫包石者則止排椿廂板
不時汕削尤易節經歲修隨卽圯壞徒
耗工費真爲無策今合於一淺二淺隄
向湖心險要一帶除已包石外俱應接
續包砌該銀二萬二千九十七兩度一

勞永逸而歲修可省矣伏乞

聖裁

一濬裏河河身以利運艘從來議治河者
不過曰築曰濬而已然而治黃河與開
河異蓋黃河濁流隨挑隨合人力難施
開河則愈挑愈深功效立見先臣平江
伯陳瑄創立裏河規制每歲挑淤法至
善也因循至今惟知築隄不知濬河卽
歲時調度夫役無多竟成故事自萬曆

十四年以來天如壩等處衝漫黃流灌
淤河腹日飽雨隄夾水形若圍堵一遇
衝擊下無實土將潰裂肆出而不可支
矣合無由淮安至儀真內河一帶俟其
重運過畢至六月間清口大壩築完乘
此水涸卽當查復淺船密布淺夫多備
器具濬淺已深河則水由地中而隄根
皆係實土斯可以杜決而防潰矣伏乞

一酌議分地以便責成自通會河至瓜儀
俱設有工部司屬等官分理河道其責
爲甚專也然河有遠近則畫地不可不
均勢有緩急則立法不容不變先年新
河初成設立夏鎮主事一員專管閘務
上自珠梅閘以至黃家閘僅百餘里耳
至於梁境茶城一帶則原屬徐州洪主
事謂其任劄相近防守自便也後將徐
州主事裁革盡屬中河郎中不知中河

所轄自梁境至天妃六百餘里道里遼
遠則耳目有所難周閘河兼司則事體
有所未便當伏秋河漲徐邳沿河隄壩
俱當時時料理乃復欲遡流而上濬漕
渠而防淤阻其將能乎似應將梁境至
首閘盡屬夏鎮主事管理中河郎中專
管黃河則湖水之蓄洩有度各閘之啓
閉以時誠便計也第管閘主事原未奉
有

欽依關防以致人有玩心事多掣肘今既加分古洪
等關正運道咽喉事權安可不重况動
支錢糧調度夫役持空牘而理要地非
所以重委任也合無比照三河事例請
給

有賴矣伏乞

聖裁

一移調官夫以資策應查得呂梁洪設有

洪夫一千二百一十名徐州洪夫三百
七十八名又協濟夫四十五名原爲灘
高水險以資撻挽今河勢漸平挽舟甚
易各夫閑曠私役爲多古洪以上三閘
爲運道咽喉而隄淺等夫僅僅五百委
屬不足該督臣楊一魁議調呂梁夫七
百名未爲無見該部覆稱移徙未便誠
體恤貧民之意但夫役流寓原無身家
衣食於奔走隨地皆可居也况相去未

甚遠乎會酌議二洪共撥六百三十三名以六百名均散古洪等四閘各一百五十名以三十三名卽充新閘閘夫專司啓閉呂梁洪仍存七百名徐州洪仍存三百名以供拽運亦足應用管河同知移住境山常川防守庶夫役適均而策應自便調度有人而防守無虞矣伏乞

一設山陽長夫以便河工照得先年總河部院題設民船由關稅銀以濟河工殊亦稱便嗣因先任淮安府知府邵元哲呈請民船仍舊車盤俾小民藉有生計乃於牙行埠頭每年顧夫一千八百名此山陽行夫之所由設也每名雇覓一日給工食銀三分每年做工六箇月計銀五兩四錢相因舊矣但僱雇者非老弱不堪卽遊食無賴朝點暮逃全無實

用及至勾攝輒以往返數日廢時誤工
莫此爲甚合議將行夫二名共合一名
做工一年每名日給工食銀二分一年
計該銀七兩二錢責令牙行納銀在縣
比照高堰隄夫規則務選年力精壯者
籍名在官卽註曰某處隄夫該實在人
夫計九百名如王公隄險要處所卽註
夫五百名西橋禮壩各一百名范家口
二百名常川修守俱屬分委官管理如

本工無虞則臨時酌量通融調撥別工
應用仍刊刻木榜註爲定規責令各夫
專聽河上應役其各衙門別項工作不
得私役一名違者聽總督部院叅究庶
夫役有定額而牙行無賠累之擾分派
有常所而河工獲實濟之益矣伏乞

聖裁

一寢開支河以防善淤照得先年黃河從
秦溝入徐濟運正與茶城對衝而戚家

港一帶水勢湍溜挽舟而上爲力頗艱
覆溺漕舟不知其幾該見任侍郎舒應
龍爲副使時另開塔山支河一道行舟
數年頗稱利便後因淤阻復開內華等
閘卽支河遺意也今督臣欲將支河挑
濬建設閘壩與內華古洪兩處行舟亦
有備無患之意但泉源無多難容兩行
誠有如該部之議矣臣等以爲不患內
水之難分而患外水之易入黃河暴漲

一隙可乘勢如奔馬豈獨灌閘漕而不
灌支河乎方欲嚴扃鑰以禦寇而復開
徑竇以導賊非長策也查得昨歲古洪
之淤從閘口入者尚無幾從支河引透
直至梁境爲害頗大今方塞之惟恐不
固也尚可自多其門戶乎人有惡噎者
而穿咽於脅恐非攝生之道也况支河
之外沙渚橫截挑濬亦難寢之爲便伏

乞

聖裁

一查議故道以省繁費徐州以北之黃河
卽運道上流也自小浮橋之路塞而河
出濁河口易於灌淤議者欲自歸德丁
家道口開濬故道或從碭山縣韓家口
或從石城逼水南行俱從小浮橋經流
度爲順利此其議甚正而慮甚遠矣臣
已行河南守巡管河三道會勘明悉大

都自丁家道口至石碭軍前二百五

餘里地勢高亢已成平陸內有積淤者
挑成樣河一尺以下盡爲沙泥無論工
費之難卽挑成亦易淤塞臣又勘得韓
家口一帶亦未見河形水勢滔滔東下
欲挽之使南勢必不能惟石城濁河之
南小有河形一遇伏秋水泛亦分十一
冬春之間遂多淤填欲築壩分流則地
盡浮沙無可豎基誠難爲力矣此故道
之大較也然人皆知故道不能復臣以

爲不必復可也何也閘河出口無往而
不會黃則無往而不受淤豈從濁河則
淤而出小浮橋則否耶先年河臣潘季
馴欲復新集故道蓋恐來流散漫非爲
出口受淤也卽今虞城碭豐之間水皆
通流原無決裂儘可濟漕萬一盡從小
浮橋出則古洪至此尚三十餘里弱汶
之流曾不足以潤河身之沙不知漕舟
何所藉以上行耶故道之復亦難輕議

伏乞

聖裁

一停拆三壩以保成功查得萬歷七年該
總督潘季馴經畧兩河塞決固隄慮縷
隄束水太急恐有奔潰也遠創遙隄以
廣容納又慮遙隄涓滴不洩恐有齧刷
也勅建滾水壩以便宣洩崔鎮徐昇季
大等壩皆因地勢卑下使水易趨原以
防異常之漲非以減平漕之水也數年

以來束水歸漕河身漸深水不盈壩隄
不被衝此正河道之利矣議者欲將三

壩拆落用心良苦臣量得崔鎮壩石頂

去地僅二尺八寸視遙隄低七尺徐昇

壩石頂去地僅二尺五寸視遙隄低七

尺三寸季太壩石頂去地僅二尺視遙

隄低八尺三壩臨水河岸離水面各八

九尺一丈不等較之三壩各高三四尺

不等是河岸甚高石壩原低每遇伏秋

水高於岸卽從各壩滾出其不得出壩者乃不得出岸者也欲分水勢壩可折矣一帶河岸可盡削耶據鄉民畢九臯馮吉趙倫等訴稱壩外水鄉漸成膏腴逃徙之民近方歸業若欲將壩改折二層是爲無壩先年河從此決又可虞矣酌之事勢仍舊爲便伏乞

聖裁

一停濬草灣以節財用查得黃淮二瀆自

清河口會流入海其勢最盛由清浦操
西橋遶淮城從赤晏廟而下此正河也

每遇伏秋淮城告急西橋而上北岸原
有草灣河一道河口雖係新衝河身卽
先年侍郎吳桂芳所開也北流之勢分
則淮城之勢減議者欲開濬草灣未爲
無見臣曾慮其復淤亦未得之日擊也
今閱草灣一支黃河分流幾十之四自
顏家河一從赤晏廟一從安東頭舖復

會流入海原無阻滯且東西兩岸濶幾

二百丈頗足容納若復以爲不足而濬

之不知屈曲灣環本河之性沙淤如節

人力莫施縱使挑開一遇暴漲衝塞靡

定竟無益也查得先年曾費十數萬金

塞之不得忽然自塞費四十萬金開之

未能倏爾自通已有明驗矣今乃欲以

數千金挑之又何濟於萬一耶卽去歲

督臣具題時尚有沙觜今已衝刷殆盡

難以再濬故雖奉有

俞旨而至今尚未興工亦不敢爲無益之舉也合無
免其開濬將原議銀六千一百四十四
兩爲王公隄月河之用度錢糧不致虛
費而漕渠得有實濟矣伏乞

聖裁奉

聖旨工部知道欽此欽遵該工部覆議條列一十四
款除相同外其稍有異議者四款開列

于後

計開

一開創月河以避衝決

前件臣等看得漕黃相隔僅一王公隄

諸臣旣欲修本隄設順水壩又欲於

運河之南開月河引漕水南流則兩

河相隔幾二三里若時加培築卽數

年可保無虞可謂計深而慮遠矣但

工程浩大錢糧措處或難合候王公

隄築完次第舉行未爲晚也伏候

聖裁

一濬裏河河身以利運艘

前件臣等看得淮安至儀真內河一帶
舊係三年一濬自萬歷六年以後更
定歲修之法而今則隄形已高淤者
未必濬矣諸臣欲俟重運過畢清壩
築完之際乘時挑濬甚爲有見但所
稱查復淺船一節不知船料船工作
何計處及今修復猶能不誤挑濬否

也合候總理河道至日會同漕撫復
門再議舉行伏候

聖裁

一酌議分地以便責成

前件臣等看得治河之臣汎地分則責
任有歸事權重則法紀不紊此事理
之易見者所據諸臣欲將梁境至首
開屬之夏鎮至事茶城至清口黃河
屬之中河即冲則道里既均循行亦

便誠爲計之得者至稱地方十分關
係頗重欲比河道郎中事例將夏鎮
管開主事給以關防

敕書尤爲確論但查南旺管泉主事亦有錢糧夫役
與夏鎮事體相同科臣相度徐沛尚
未至於汶濟以故未議及此相應一
併題

請容臣等移咨禮部鑄給關防二顆

願給南旺夏鎮二主事欽遵行事惟是二三主事素

以在已有精微批文所議

敕書似應免給伏候

聖裁

一 停濬草灣以節財用

前件臣等看得草灣一河乃先任督臣
開之以保淮城者第此河見濶二百
餘丈則淮黃之水未嘗不藉以分流
且開塞靡常歷有明驗是又所謂不
必開者既經諸臣勘議詳明相應停

濬其原擬應用銀兩合聽別項支用
但河流無常海口易淤倘夏秋淮黃
盛發草灣舊口難洩則淮安城池生
靈不無意外之虞合候臨時酌量緩
急不妨另議題

請是又未可執論也伏候

聖裁奉

聖旨依議行

酌議河道善後事宜疏
都給事中常居敬

題爲酌議河道善後事宜以裨運務以圖永利事
竊惟

國家定鼎燕冀轉漕東南

九重之供億六軍之儲需咸取急焉所賴以灌漑者
河道也豈不稱重鉅哉故治河者旣欲祛其
害復欲資其利誠難之難者矣考之

國家之功令諸臣之經畧犁然具備若可持循然
而時勢少殊則法制不可不講人心易怠則
申飭不可不嚴桑土之謀當於未雨况河道多艱補

偏救弊之方其容以或已乎臣踈庸無似誤蒙

皇上任使日夕兢兢罔知報稱日來奔走河漕酌之事機詢之輿論稍得其概除各項工程會同撫按諸臣另疏具

題外敬抒一得列爲八事用備

採擇少效涓埃伏乞

敕下該部再加酌議上

請施行其於河漕未必無裨益萬一矣謹題請

計開

一復河臣以一事權竊惟今所稱漕河者
南盡瓜儀北通燕冀天下所由飛芻輓
粟而通塞之機所關於

國計甚重也第河道源流既遠名稱亦殊分合異
形決塞靡定卽使精神專而料理密尚
恐不足以濟事也先年設尚書侍郎或
都御史一員總理河道以故事體畫一

興作甚便議定而行無敢格者諸臣經
略之蹟至今班班可考乃邇年罷不設
歸諸總督漕運而各省則令巡撫兼之
不思河道變遷常在指顧呼吸之間非
專一則牽制而難行非身親則怠緩而
誤事稍顧忌則齟齬而敗績或猶豫則
後時而罔功此其所係何如者至於各
巡撫專制一方辯官邪審刑名稽錢穀
理鹽盜日不暇給乃欲出其什一辨

務其將能乎非獨此也河南之令不能
行於山東山東之令不能行於淮揚卽
一舉而可以垂永利此最忠

因便計而各省牽連甲可乙否卒亦憤惋而止至
於氣脉不貫事體牴牾此其害未可一

二言也嗟夫禹平水土稷教稼穡未聞
兼理柰何令并漕運河道而兼之也卽
今督臣初任經理方新才品卓然足以

勝此但以河道事理論之仍舊事

督重臣庶權不分而事易集矣伏乞

聖裁

一嚴啓閉以杜淤淺查得先臣平江伯陳瑄疏濬清江浦裏河慮黃河灌入泥沙易淤設建三閘以慎啓閉鎖鑰掌於督臣啓閉屬之分司運畢卽行封鎖一應官民并回空船隻悉令車壩法至善也時久人玩禁令遂弛萬歷七年都御史

潘季馴題爲乞

恩查復舊規以利漕渠事該部覆奉

聖旨這築壩盤壩事宜俱依擬有勢豪人等阻撓的
即便拿了問罪完日於該地方枷號三
箇月發落干礙職官叅奏處治欽此一
時人心肅然啓閉以時漕渠便之及數
年以來閘規復廢黃流內灌河道墊淤
大有可虞矣合無查照舊規嚴行

申飭如山陽通濟等閘三月初運畢卽行封鎖惟遇

鮮

貢船隻啓一閉二官民船隻照舊車盤其在瓜洲
二開俟蘇浙運畢卽行封鎖庶不失先
年建開肅規之意而於運道大有裨矣
伏乞

聖裁

一催糧運以謹河防查得通濟等開止許
漕艘鮮

貢經行啓一閉二至六月初旬始行築壩此舊例
也夫築壩者正恐黃水內灌運道

耳然節氣之早晚不齊黃河之驟發靡
定或發於四月或發於五月至六月則
濁浪排空勢如奔馬千夫辟易矣今時
各省漕糧俱二月終盡數過淮及鮮

貢等物各以時至猶可言也獨白糧船聽其自便
遲速不齊遂使沿途規什一之利至有
六月中旬尚逶迤不前者管河官謂此
內府錢糧自當由閘必使盡出而後築壩是時滾
滾濁流業已內灌每歲挑淺所費不貲

十一年之覆轍可鑒也夫漕糧白糧徵兌之時亦不甚遠自當接踵而至無論河道卽運艘亦甚便也合無請

敕漕運總督衙門比照漕糧事例填註限單臨時查照遲速嚴加賞罰其掌印及運糧官亦以先後爲獎戒務使四月中旬盡數出關聽管河官先期辦料探量水勢隨發隨築毋拘六月初旬舊例度免衝淤之患而省挑濬之費矣伏乞

一定賢否以便責成照得東南之所急者
無大於河漕而所以重河防而責成效
者無過於賢否今時河道督臣總理於
上部司分理於下乃各府佐官則專率
州縣管河判官主簿聽候部司分委辦
料興工且吏部給與文憑填註專管河
道不許營求別委法甚善也乃賢否則
各衙門主之而部司不與焉夫河道艱

虞脫有緩急若救火追亡猶恐弗及乃
部司曾不得操賞功酬勞之權是求前
於却欲責其功力難矣以故別衙門
賢否以便差委而各官亦或冀差委以
圖親信反視河道若駢拇枝指然及潰
決而圖之已無及也合無查照清江造
船廠官事例凡係管河官專屬河道部
司年終考覈分別賢否徑呈督撫咨部
施行不許別議並委及查濱河處所便

有各官公署仍量行_以理常川駐劄毋
使混居府城以妨職業度賢否定而人
心趨責成專而分理便矣伏乞

聖裁

一議近轉以勵人心語云耕當問奴織當
問婢語專一也夫耕織細事猶不可泛
任况河道重務苟非得其人專其任徒
使素不經事者嘗試而漫爲之猶未能
操刀而使割也驟而語地利孰知險夷

驟而語板築孰辨正苦及舉事不當始
議更置錢糧實已耗費亦無及矣故任
河務者非得忠勤任事之人久任而責
成之不可也第州縣佐貳官卑祿薄欲
使之數年不調其志易隳故欲勵人心
莫若近轉如巡司之守隄堰也州縣佐
貳之司歲修也通候部道年終覈實分
別額呈督撫咨部紀錄倘主簿缺則推
大使判官缺則推主簿縣令缺則推判

官否則加銜以俟遇缺推補其同知通
判等官亦照此行但宜慎重考覈果有
顯蹟方得推舉則雖陞遷不出淮揚四
府異日舉大工令此素習者爲
之輕車熟路蔑不濟矣矧其人尚留地
方卽不稱吾得而議處之夫旣叨顯庸
而又知苟且之無所逃罪也有不視河
事如家事者乎伏乞

聖裁

一議錢糧以濟河工竊以勇士不能爲徒
手之搏巧婦不能爲無米之炊治河全
賴工料必需錢糧淮揚河渠固運道咽
喉非止爲二府之河也查得歲額銀不
過三萬兩而歲修銀至有六七萬者如
淮城之石工高寶之支河以錢糧不繼
工遂難完至於各該州縣庫有額設河
道椿草磚灰湖塘地租船稅香銀等項
專備河道支用者也近因人心玩怠

行借支別用因而積猾人等通同侵分
及至查覈遂以災傷告蠲矣合無行督
臣逐一清查每年額銀若干歲用實該
若干有無足用作何設處卽今未完工
程速行措辦其各州縣掌印官凡額設
河道錢糧某年某項原係若干徵完若
干收頭某人拖欠若干曾否蠲免明立
文簿每季終着落經手吏書赴管河分
司查比勒限徵完貯庫專聽河道支用

不許別項借支度錢糧有歸着而河工
有實濟矣伏乞

聖裁

一稽工料以資實用淮揚徐邳運河延袤
千有餘里歲用椿草繩纆灰石等料所
費不貲乃積猾商販通同官老書識人
等賤開貴價虛出實收弊孔百端及工
完查盤則料已入水無從究詰若夫夫
役逃曠工食虛冒糜費甚多蓋緣任不

得人委肉于虎良足惜也合無於柳灣鎮另建設料廠一所每年春初動支歲修銀兩買辦樁草等物務選委廉幹職官管理經收凡遇歲修

欽修工程仍委府佐官親赴工所查驗明白方許支給如有工料不實未久潰壞者查追料價職官一體叅處至於夫役工食每小委官一員給票三十張每日填一張如某小委官管夫若干本日在某處用工

某夫病某夫逃病者半月一算逃者三日一扣管河丞幕按月類送府佐府佐按季類送司道然後司道以所覈夫曠扣銀入官彙報總院則稽覈嚴而物料足支銷明而虛冒革矣伏乞

聖裁

一重修守以謹河防天下之事作之者固不易而守之者尤難况於河道關漕運重計乎何也水勢之緩急夫役之調度

錢糧之盈縮工料之磨算事無一事可
忽也正月辦料二月興工三月終工未
就而桃花水發五六月而伏水發七八
月而秋水發是無一時可忽也若遙縷
各隄若歸仁集若高家堰若王公隄若
西橋范口等處是無一地可忽也此其
責甚重而其勞爲獨至然實不外於歲
修之中但在人見其無奇功在己見其
守舊轍於是苟安者多玩愒好事者喜

紛更其於河漕何所裨益不知治河如
治邊防水如防虜今各邊之臣謹斥堠
修城堡練士卒飭器械豈必犁虜庭計
首功而後可以言勞哉然而秋防有敘
互市有薦閱邊有錄以故人心有所激
勵而興起今河臣出入風濤奔走拮据
勞瘁之狀不減邊臣乃歲修之功末由
自見非情也臣以爲有怠事之罰亦當
有勤事之賞合無除興舉大工外每年

歲終總河大臣將部司以下各官查其
修守勤惰分別註考移咨吏工二部紀
錄案候三年該部類題請

旨賞罰以昭勸懲果有成勞雖破格超遷或加服俸
亦不爲過如或持祿養高偷安廢事致
妨河務者卽行議處如是則人知職業
修而事功自見防守嚴而河道永賴矣
伏乞

聖裁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該工部摘將嚴啓閉等五款覆
議相同題奉

聖旨依議行欽此又該吏部摘將定賢否議近轉
欵覆議相同題奉

聖旨近年管河佐貳等官多有營求差委妨廢職務
不行用心防守的總理衙門務遵敕諭拿問
重治不許姑息其餘依擬行欽此又該吏工
二部會議復河臣一欵題奉

聖旨這總理河道官准復設着推練達老成有才望

的去漕運河道衙門各職掌還查擬停當來
說

祖陵當護疏

都給事中常居敬

題爲

祖陵當護運道可虞淮民百萬危在旦夕恭

進開復黃河故道圖說懇乞

聖鑒采擇以垂百年永利事據穎州兵備副使楊芳
徐州兵備僉事陳文燧會呈蒙臣案驗行道
移會分司率領各該府州縣掌印管河等官

喚集知音父老人等并平水匠役親詣老黃
河故道一帶自桃源三義鎮起至瓦子灘止
九十里逐段探量地勢高下要見某處見其
河形計長若干某處淤爲平陸計長若干總
計若干里如果堪洩泗州水患於

漕運道民生有裨應該挑復就將合用人夫錢糧
若干估計的確應於何項措處務要從長計
議畫圖貼說具由通詳以憑覆覈議

題中間若有窒礙難行此外有何良策可以疏洩

淮水永護

祖陵保固運道救民昏墊亦要明白聲說毋得含糊
兩可致貽後艱未便蒙此又該各道并奉總
督漕運戶部右侍郎舒應龍劄付同前事等
因奉此隨該司道會同督行淮安府并山陽
等縣掌印管河各官親詣老黃河故道查勘
去後續蒙本科批據淮安府經歷司呈勘議
老黃河難開止於三義鎮下開溝建壩引入
線河達海以洩黃流

祖陵宜護當於高堰減壩放入草子湖以洩堰水緣
由蒙批據議亦悉第老黃河應否可開當有
一定之說昨會閱止有毛家溝至漁溝二十
餘里間有河形從此以下六十餘里盡平陸
也至謂河不可開於三義鎮下建壩引水以
達鐵線溝至安東入海似與原題馳背且壩
內所減幾何孰若見今草灣通流也事關

題覆該道卽會分司酌議另詳俱候總漕部院會
題行繳蒙此又經會同行據淮安府呈據山陽縣

知縣張光緒清河縣知縣鄒守約桃源縣知縣華存禮呈稱查勘得老黃河故道在桃源縣三義鎮入口經毛家溝清河縣界由漁溝至大河口見行黃河止計長一萬二千四百六十七丈其中間有河形寬窄深淺丈尺不等議者欲自老黃河口經漁溝改由葉家衝至周伏三莊瓦子灘入顏家河出赤宴廟入大黃河下海上護

祖陵下衛民生誠爲得策但查見行黃河此時水尚

未發水而量濶二百四十五丈深二三丈若
開故道深濶必宜准此一半許長八十餘里
工程浩大費用不貲萬一全河俱入故道自
三義鎮至淮河口三十五里未免淤塞阻誤
運道欲自淮城南角樓轉出東壩外河下行
四十五里入赤宴廟遡流而上出老河口又
百餘里較之見行河路止三十五里者程途
太遠恐違過淮過洪之限且彼處曠野去府
縣遼遠漕糧并

進貢船隻俱未稱便職等復行拘集父老詳細計
議講求疏洩淮水以免泗州淤沒之策有謂

三義鎮壩下舊有線河一道近因河岸淤平
水不能入如開挑引水河一道築壩分水由
線河至毛景方莊按老黃河地界至漁溝鐵
線溝達澗橋東北順流而下入鹽湖而注之
海者有謂高家堰南周家橋原有洩水支河
一道下接草子湖尚有二十五里未曾挑完
可接挑由白馬湖達寶應漕河經高郵邵伯

分流瓜儀出通江閘而注之江者俱爲用力
簡易勞費無多但恐分洩勢微僅可少疏淮
口一分之水未能大有所濟且恐伏秋暴漲
或全河決入線河致阻運道或高堰橫被衝
決爲患高寶亦未可知又覆勘得清河東北
數里名爲營家營西北正迎淮口如於此處
開一支河由盧思方莊從夏虎門首經羅家
河周喬禮等莊入草灣河出赤晏廟復歸大
河下雲梯關入海量長八千六十三丈五尺

比之開老黃河以入顏家河者道里僅此一
半工費亦可半省係在淮黃已合運艘出口
之下可免全奪正河阻塞運道之虞或可以
爲分洩水患一路等因到府該本府知府張
允濟會行管河同知姜桂芳查得古有大清
口小清口大清口在清河縣後卽今之老黃
河也小清口在清河縣前卽今淮水所出之
清口也淮出清口東數里大河口與黃會黃
河入三義鎮以下老河口亦出大河口與淮

河防 卷一
會同流至雲梯關九十里入海此弘治正德
以前運道漕船到淮俱由伍壩車盤以達外
河沂流至大河口由清河縣後經漁溝等處
出三義老河口而北達桃宿邳徐以上淮不
入裏河黃不至清口自塞三義口而黃流橫
絕清口矣自開天妃壩而外河引入內灌矣
黃淮轉折直射清浦淮南之患始殷淮口之
沙日積泗北之水日聚故議者每每欲開復
老黃河意蓋有見於此耳近年以來泗水之

瀦愈厚而王公隄之勢愈危通濟閘外常淤
而天妃壩亦決故首慮

祖陵次慮運道次慮民生而復開老黃河之說若不
容已者今本府與同知姜桂芳知縣張光緒
鄒守約華存禮公同勘得欲開老黃河應自
三義鎮臨河迎流入口下至顏家河張仁家
北首地勢直順出口自沈相庄謝家莊毛家
莊至葉家衝共長七千八百四十丈畧有河
形自葉家衝至瓦子灘劉家河共長三千七

百五十丈自劉家河至出口處共長三千六百三十丈中有七千三百七十丈盡係蘆葦爲力頗難總計挑河共長一萬五千二百一十丈計八十四里五分內以地形稍卑間露河形沙土可挖者爲易工計七千八百四十二丈該四十三里五分五釐共計土五百八十四萬三千四百方每方給銀八分餘有地形漸高雜生蘆葦或有水窪者爲難工計七千三百七十丈該四十里九分四釐共計土四

百三十八萬九千方每方給銀一錢通共該
銀九十萬六千三百七十二兩應用錢糧夫
役尚未敢擬誠開此河接入赤晏廟大河下
海使淮不受敵順勢東注無復退縮洄洑之
狀泗北積水自消

祖陵可無他虞黃流旣與通濟閘隔遠清江浦運道
自下受衝而王公隄岸可保是老黃河有可
開之利矣但河流旣分萬一全奪正河自三
義鎮至清河三十餘里水少而淺漕艘膠阻

國家大計可慮也河性靡常遷徙不一儻開後淤
墊或別有改移致虛勞費可慮也連歲災傷
民窮財盡一旦動大衆營大費時詘舉羸可
慮也是開老黃河亦非全利而無害者矣及
思別求疏洩淮水之策行據三縣會查有欲
引黃水入線河順行至五港灌口入海者計
其築壩開溝洩之小不足以消暴水之盛漲
洩之大亦不免有全奪正河之虞有欲開高
家堰周家橋以赴高寶諸湖洩淮水入江

計其分注南流開之狹不足以疏泗水之壅
漫開之澗亦不免爲高寶月河之害此外有
綠揚溝武家墩開渠建閘分洩 說總之俱

宜穿高堰而南一則逼臨大澗舊口一則直
迎淮口回溜往年曾有衝決泛溢之患築塞
堵救工力甚難此其利與周家橋相同而其
害則倍之矣於是反覆勘 有 縣東

訾家營支河順入草灣一

爲

黃流

之漲以縱淮水之出旣無運道之慮亦紓

祖陵之憂但查估工費量長八千六十三丈該四十
四里七分計土論方共土六百二十二萬一
千九百四十方每方通融算銀九分共該銀
五十五萬九千九百七十四兩六錢工若可
必永利費亦頗爲不貲適今年荒時詘應否
併候豐收舉事等因據此該職等會同勘得
救民者先除其害治水者必因其性性之所
趨不能遏而使止性之所背不能挽而使通
自昔治水必稱神禹而行所無事乃其大智

賈讓謂黃河尺寸之地不可與爭而歐陽修謂故道已棄難以復回皆確論也然禹之治水主於除害害苟可除江可注也海可注也惟其所便尚勤三過歷八年而成功今以

國家定鼎燕都歲漕東南粳粟四百萬石實

京師必資黃淮二水濟之淮不敵黃墊必內壅藉黃濟漕則漕以黃病乃築遙隄以防決築

高堰以防淮決爲善後深計而海口難濬河身日高伏秋暴漲非上灌古洪則下衝淮城

亦勢所必至者欲資二水以濟運而又欲免
二水之衝墊恐神禹復生未必有完策也今
談老黃河故道者其利四故道一復黃縮淮
仲分流入海不憂漲漫三城鞏固淮民奠安
利之一也黃不過淮清口順達洪澤諸湖滔
滔東注高堰之水朝滿夕除

祖陵山麓涓瀝不得相干 之二也清口而下單注
淮水王公隄不受衝齧清江浦不必遷移利
之三也通濟開口黃不浸灌高寶湖隄足恃

而三官廟運道歲省撈濬淺澀利之四也昔
人謂苟利

社稷無愛髮膚而利至於此安得不爲修復之議然
而談老黃河之害者亦有四故道淤塞七十
餘年且八十里遠瀉性難速不能必回欲挽
全河挑挖深濶須與正河等費當百萬金動
衆曠時恐生他故害之一也黃河口二十里
至毛家溝平陸高亢二十里至漁溝僅有河
形一望民田二麥已秀清河被淹淮水種植

最少熟地可耕僅僅有此復盡棄之害之二也漁溝浪石地勢低窪蘆根膠結難以刪削隄岸不高水且散溢水泛沙停未免淤墊而清桃田地卒爲污萊沼支邑以救郡城害之三也清河十室之邑而瀦淮水背遶黃河巨浪乘風捲而去之勢若拉朽害之四也夫以肆利較肆害則利害相當尤可以權輕重爲之而通淮藉黃專爲運道先年崔鎮一決運艘艱阻見今欲議於壩下開溝分洩尤多縮

手而不敢任而必復老黃河藉令正河被奪
自三義鎮至清河口延亘三十餘里水利淺
涸浮沙難挑歲漕駕八千艘急於星火而水
道不通誰則任之如自淮安阜城河遶出東
壩順流四十五里入赤晏又百餘里遊上出
桃源卽順風必數日始達儻羈逆颺過淮過
洪必踰期限回空遭遇伏秋又不免古洪淤
滯矣永濟新河去淮安五里清浦十里皆爲
地方遼寂糧艘

貢艦恐有他虞今離淮浦六十里歷草莽閑曠之
濱安能保其萬全且東隄如遇伏秋回空必
用車盤單隄難守易致潰灌淮城剝膚之勢
其視今日又當何如哉司道竊謂言官觸目
激衷發憤言事爲

國計民生深長之慮必欲貽萬禩不朽之利而職
等竊祿淮徐職守所關儻故道可復時勢可
爲卽請百萬金歷數十年殫力濬治亦可効

犬馬報

王一念而郡邑多官勘議若此恐費用無處事功
成成且慮有運道之阻則安敢靡

國家之財而寘之無益之地也然以淮城較運道
則運道重以運道較

祖陵則

祖陵尤重彼老黃河失已七十年遙隄高堰築且八
九載淮安三城猶然無恙而包王公之隄岸
護清浦之運河惠濟祠范家口西橋禮壩修
築且竣隨其要害再加護持未必

產蛙凜凜乎不可一朝居者隨經行據泗州
查報

祖陵山麓所被水患淮河自泗州城下北岸起至下
馬牌止共計長一千五百四十七丈下馬牌
起過外橋至

寶城門共長一百一十五丈

寶城門起至

寢殿午門長四十一丈五尺

寢殿北牆至

御塚長二十六丈今淮水被阻河沙逆流倒灌浸及
寶城以東隄岸而

寢殿午門之前舊有金水小河東越

寶城與沙湖相連如水發灌入或有淹及

御路儀衛底座三四寸深者若

御塚周圍地形頗高向無水至蓋

祖陵背枕山岡龍騰鳳躍淮黃二水並會

天心真天造形勝爲

聖子神孫億萬年鍾祥孕秀之地雖淮流之壅阻停

蓄未有遽及

御塚之勢然以

寶城寢殿嚴重邃密之區卽水發游波尺寸浸蕩亦
於臣子保護之誼所宜亟圖而不敢玩視之
者今歲河南諸決盡塞全黃直衝清口未易
消涸未然之防不可不講細詢疏洩泗水護
陵長策諸如三義壩下開渠由線河達澗橋蓮湖灌
口而注之海自高堰周家橋緣楊溝武家墩
南北分入草子湖永濟河由高寶出瓜儀關

河而注之江又有謂從龜山下鑿澗河經天
長六合二百四十里可直瀉入江者乃各官
見謂壩下渠狹分洩無多如大爲開闢又全
奪可憂堰水一減勢不能支淮力不厚清口
反滯而龜山之水南洩於江入懷返跳堪輿
所忌安敢輕議於

祖陵之前支東尖西終無全利惟議自清口對岸大
河口以西清河縣以東另開支河一道長四
十四里七分零計八千六十三丈五尺口濶

四十丈至八十丈底深二三丈不等經黑墩湖掠羅家口仍歸顏家河入海其道里半於老黃河所省工費數亦如之約計五十餘萬金可以底績卽開通之後稍有淤墊亦可隨時濬淪非若干係運道重大迫切難以措手此河旣通卽清口順利堰水不停子隄可以無築而

陵麓益見亢爽

鬱蔥佳氣萬年無窮且上流旣殺王公隄清江浦與

淮安三城並免衝齧而運道民生胥足恃賴
尺短寸長雖非完策較之老黃河則事半功
倍亦所謂彼善於此者也既經各官勘報前
來相應呈請合無請乞再加酌議如果足護
祖陵有裨運道早爲會

請施行等因具呈到臣并准中河郎中沈修南河郎
中羅用敬手本俱同前事據此案照先准工
部都水清吏司手本該禮科給事中王士性
題前事大率謂淮泗水患日甚黃強淮縮退

溢泗州

祖陵運道可虞民生危急乞要勘復老黃河故道等
因奉

聖旨着工部便行與漕運衙門及勘河科官從長計
議來說欽此欽遵備行到臣隨經會行各該
司道及府縣掌印管河等官公同前詣黃河
故道經行一帶地方先行查勘丈量繪圖貼
說回報臣復同督撫諸臣躬自桃源三義鎮
老黃河口循行至漁溝浪石瓦子灘顏家河

復自赤晏廟從草灣新河而上越大河戶至
清河縣逐一周覽相度探勘丈估俱與各官
所報相同又經催行司道廣集輿論畢舉羣
策從長計處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總督
漕運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地方戶部右
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舒應龍議照謀
國而圖就利避害者當先其所重決策而思捍災
禦患者當慮其所終我

國家肇基淮甸鍾祥

二陵淮水發源桐栢自西北以指東南至鳳泗復遶
東北與黃河會而入海

二陵三百臨流淮水環遶如帶所以綿

國祚億萬年無疆之慶者端在於茲顧不爲至重
至重者與其次則定鼎燕冀轉漕東南歲輸
四百萬石於京庾自淮至徐五百餘里必資
黃河以爲利涉之途運道所經

國脉係焉稱並重矣其次則

畿輔根本之地南北咽喉之區淮泗赤子較之四

方安危要害迥不相侔誠重地也自嘉靖中
年黃河以全流經徐呂二洪由邳宿桃清橫
絕淮口而下暴水時至則積沙內壅淮弱黃
強不得以縱其東注之性勢必泛濫於盱眙
泗州之墟洪澤諸湖汪洋數百餘里室廬田
畝盡屬汙池民生困瘁已非朝夕鳳陽

皇陵相去淮口尚二百餘里勢不相及惟

祖陵寶城係在泗州城北十里雖

御塚地據岡巒游波似無可及之勢而

寶城舊有金水小河以消積水者東與湖連時被灌
入溢於

廷階以故諸臣展

謁之時偶值水發不能不爲悚然動念者往嘉隆之
際運道之在徐沛邳宿間稱多故矣自有遙
縷二隄以束河歸漕復築高堰石隄以遏淮
南注至今七八年間淮徐以上河流漸深未
聞旁決淮安以南高寶二湖不至衝溢此亦
運道小康之日也獨自天妃壩以至清江浦

係當黃淮會合全流惟上游之隄防旣固則
下注之勢力倍增決齧衝隕勢有不免况清
浦運渠相去外河遠者不及數里近者僅餘
十丈伏秋危險之狀幾若累卵此

祖陵之受侵運道之可慮民生之昏墊三患昭然在
人耳目凡生於其鄉吏於其土所宜日夕焦
思而亟爲之謀者故欲疏淮水之盛漲莫不
欲分黃流以東注欲分黃流以東注莫不以
復老黃河爲良策所謂善爲川者決之使導

是矣檢之往牘萬歷三年曾具題於巡按御史舒鰲萬歷五年曾再題於巡漕御史陳世寶然皆旋議旋罷竟未能有建必然之畫者豈果任事之難其人第爲

國家惜鉅費爲徒衆惜煩苦而遽前却耶夫事無全利亦無全害如使三患可祛一成無毀卽利少害多尤宜以

祖陵運道爲急毅然爲之今據開復之利有四如泗

水可洩

陵麓無虞清浦不遷通濟無阻開復之害有四河性
靡常疏鑿之役綿亘百里功不可必勞費爲
虛災地民田近甫耕獲少救疲癯旋即捐棄
漁溝卑窪河流既東沙土難隄滄沒無際清
河腹背受水稍一泛溢撮爾縣治不盡爲沼
不已也似此害與利均已非萬全之算矣至
於運道之計本欲爲清浦一路安全之謀而
黃流一分自三義鎮至清口三十餘里卽有
梗澁之患如欲遠出東壩轉由赤晏以出三

義較之見行河路更增一百餘里險阻之途
夫運道之藉力黃流數逢其害少用尋丈可
冀尋丈之安顧欲迂迴百里隔遠城邑以出
濁河草莽之區異時不測之害有非今日之
可悉指數者臣等自奉勘河之役夙聞老黃
河故道之議業已博訪多方籌畫講求緣以
有妨運道退而中輟乃今肅將

明命周覽荒度利之所在固不敢不較其所重而謾
爲同聲之和害之所在亦不敢不慮其所終

而恐貽日後之艱惟是三患所關

國計民生至重且鉅仰承

明旨從長計議何敢藐然玩視付之未可誰何第逐
一體查淮水之於

陵麓有倒壤而無衝射

寢殿廷堦之水係金水小河內灌所致

御塚之去水痕尚在百步之外蓋以乾坤靈淑之氣
攸萃於茲而

山陵背負層岡蜿蜒隆起百神呵護萬水朝宗雖形

若浮孟而其巍然鎮奠之勢當自有歷千古
同悠久於

天地者矣顧惟

國家萬年拱護之誼臣子一念嚴恪之忱卽

寶城午門尺寸之水苟可以爲祛除之策竭力盡瘁
其何敢辭况以清浦運道之阡危泗民昏墊
之可憫悉軫

宸衷宵旰之慮臣等隨經督行司道郡邑多官重覆
訪於是議疏黃水者有三義壩下開渠以

達澗橋璉湖入海之說議疏淮水者有穿高
堰通草子湖永濟河以下高寶與鑿龜山通
天長六合直達長江之說夫淮之不敵於黃
也正以強弱爲勝負如欲穿高堰以洩淮無
論高寶運河之害將不可支淮退一尺則黃
進一尺恐清口之淤日益甚耳此前門驅盜
後門納賊之喻也若龜山開鑿由天長六合
達之長江患實同此况爲堪輿所忌而綿亘
二三百里欲盡以人力疏鑿通之又難之難

者也然淮之受病在河而治病者當探其源
則疏河爲拔本之論無俟言矣璉河灌口諸
處皆雲梯關海口之外別爲入海之途以故
談疏河者莫不曰河流可疏得由他道入海
不與淮合自無交漲之虞今欲於三義壩下
開渠經線河以達璉湖皆是說也不知河以
泥沙善淤自昔兩行必不能久璉河灌口之
去河崖迂曲周迴二百餘里勢難直達海口
測其深濶不及雲梯十分之一朝洩而夕淤

可逆覩者惟分之於淮水既合之後合之於
下流近海之口則以淮水之清滌河沙之濁
初分而可必不至驟淤既合而自能保其可
久所據各該司道續有開訾家營支河以接
草灣經赤晏合流下海之說蓋庶幾近之者
矣淮之與黃雖勢不相敵然彼此泛溢亦先
後不齊今訾家營正與淮口相迎當黃之漲
而半分東注則浸淮之分數自減當淮之漲
而河適消落則淮口之沙可衝或謂淮口以

清濁交會既歲有停沙則支河之黃淮並流亦宜有淤墊不知河水之遇淮流兩相迎則沙自停聚兩合流則沙可通行固自然之勢至較著者且天下之事凡有開創於前者貴能繼續於後如兩河隄岸之築閘渠汶泗之流莫不有歲幫歲挑之制臣等周視草灣新渠深濶將半於舊河通順直達於海口當萬歷四年初開之時何嘗不以淺濇爲患哉惟其下出赤晏與大河相會入海勢足容受不

如灌口諸港淺狹迂遶之甚以故上有所納者下有所洩日衝月刷自臻深廣所據新議淮口支河下有草灣一段通利如此卽上段四十餘里新開之工如能比照汶河歲挑之例稍有積沙間歲一挑自能衝刷緣在淮流已合之下非若獨分黃流之沉濁易淤者可同日論也萬一河勢東注全流盡奪而運艘之出通濟閘口亂淮入河尚在支河未分之上本無運道中斷之虞似於三患可望救補

卽開河所經山陽清河安東三縣之地或有
旁溢之害若與漁溝相同第三縣河北舊無
隄岸卽無開河每歲水發亦所不免又所急
在泗州

陵園則三縣舊災之地自不能與之較輕重矣俟河
成之後卽以挑河之土修築北隄亦可以資
屏障未必如泗郡數百餘里之盡爲湖泊也
但內經黑墩湖羅家河恐有散漫之虞亦未
敢爲必然之畫儻以

祖陵山麓之水未及

宮運道之危在清浦王公隄者先年已有石隄目前加築埽隄尚可保無決裂淮黃交匯之地昏墊之害祛之於西者不免移之於東則今議支河重役鉅費非有全利若未可以輕舉而試爲之如必爲淮水疏洩之謀求人事之可盡者固不能舍此有他圖耳臣等竊又聞之舉大事者必順天時動衆者必資人和

支河雖若可開雖延異閘世四圍論遠計成

六百餘萬計必鳩夫數萬始可匝歲報完適
今連歲阻饑米價騰踊足民先於足食雖工
費五十餘萬

國家念切

祖陵捐之

內帑不吝出納而珠米桂薪工食所給不滿一飽
何以責其盡力胼胝之餘各官議欲稍俟豐
稔之歲誠亦悅以使民之道茲者恭觀

皇上軫念河漕大計

允采輿議復設總理河防具用人求舊從善轉囑
特起舊御史潘季馴之歷試有功精熟河防者而專
任之寰海人士莫不翕然頌服

聖明之豁達大度知人善任平成之效可立覩已前
項疏洩泗水議開支河之謀臣等遵奉

德意博采羣議折衷鄙見井蛙之識僅僅如此合無
請乞并行新任總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馴覆勘詳確
以爲行止當必能晰利害之大致貽久遠之
宏謨非臣等疎淺庸昧之所能及也伏乞

皇上敕下該部再加議擬覆

請施行謹題請

旨奉

聖旨工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該工部看得

國家決大議興大役必權利害之輕重而要其成
度時勢之難易而究其盡斯三不虛舉事克
有濟方今淮水波濤於

祖陵黃河流迫於淮安故禮科給事中王士性疏復
黃河故道者其爲

祖陵淮民慮也甚遠然民疲不可勝役時謂可
盈故查勘河防利臣常居敬總督漕運撫臣
舒應龍議故道難復者其爲運道財力計也
甚詳臣等連日反覆科撫諸臣之疏熟籌

祖陵淮民運道之計則黃河故道之議勘者固已屢
其不可復而當此財匱力乏之際是誠不能
以遽復者似宜已之以省覆勘存之以俟續
議至議諸警家營支河以接草灣較諸故道
之復固事半而功倍要其入海之路又散漫

而難收事既未見全利議亦未敢遽決今新任總理河臣潘季馴前後治河將幾拾稔閱歷既久聞見必真所據支河之議宜令覆行勘閱既經科撫諸臣會勘前來相應如議題

請恭候

命下本部備咨總理河道右都御史潘季馴作任將科撫諸臣所議於訾家營開支河以接草灣一事覆行勘閱果爲利多害少在所宜行或爲徒費無益在所當止儻衆議未安

有長策可以護

祖陵保淮安固運道者但求事可功成不拘人已同
異卽令從實具奏以便覆

請定奪目今河水漸次將發本部一百仍咨總督漕
運衙門遵奉先後

欽依事理查照累年修守成規多方措處務保無虞
庶足紓

九重南顧之慮固萬年轉輸之防
謹題請

旨奉

聖旨是這黃河故道旣勘議明白難以開復罷訾家
營應否添開支河還着河道衙門從長計議
具奏

欽奉敕諭查理漕河疏

都給事中常居敬

題爲欽奉

敕諭查理漕河以重

國計事據濟寧兵備兼管河工山東按察使曹子
朝 濮兵備帶管東兗道僉事劉弘道武德
兵備帶管臨清道僉事李三才會呈蒙臣并

巡撫山東兼管河道右副都御史李戴巡按
山東監察御史吳龍徵會牌前事備行臣等
躬歷山東漕河一帶逐一查勘要見泉源有
無湮塞作何疏濬河道有無淤淺作何挑通
坎河口先年石灘有無滲漏作何捍禦南旺
等湖多被侵占不堪潴蓄作何查復某處隄
壩應修某處閘座應建一應長策勘議明悉
具由呈報以憑會閱施行等因蒙此該各道
移會北河郎中吳之龍南旺管泉主事蕭雍

督同管河同知陳昌言等查勘得山東河道全賴泉源汶河自南旺南北分流以濟運道惟上源衝帶浮沙淤淺殊甚業已挑濬其餘開座之圯壞隄岸之傾頽者已經呈詳本科兩院次第興舉外惟坎河口滲水不便防禦火頭灣無閘不便節宣與夫修復水櫃工程浩繁并定期過流

請給關防增官添夫等項事體重大合無俯賜題請以便遵行等因具由到臣卷查先該工部題爲欽

奉

聖諭事看得

國家運道悉藉會通河而轉輸咽喉則黃河其尤
要也故旱則會通患涸或至膠舟漲則黃河
患淤或多旁決題奉

欽依行臣會同撫按諸臣講求利害之原博采治平
之術未盡事理聽臣陸續會

題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又准工部都水司手本據北河郎中吳

之龍等呈該本部看得南旺分流全濟汶水而坎河口則汶水入海之路宜有經久之圖濬泉官宜有責成之道並未盡事宜該巡撫官俟查勘科臣至日會集管河司道從長計議作速另行題

請等因奉

聖旨這河道事宜依擬便行與各該巡撫等官從長計議着實修舉欽此該臣會同巡撫右副都御史李戴巡按御史吳龍徽看得新運已臨

天時亢旱泉脉細微躬詣各縣督率官夫逐
一料理外復據前因議照得

國計莫重于漕河漕河必資乎水利我

成祖文皇帝定鼎燕薊輓漕東南自徐邳以北臨清
以南千有餘里全賴汶泗沂沭諸泉之水以
濟運道雖祖元人會通遺意然壩戴村遏汶
流分濟南北則尚書宋禮用老人白英之議
也其間設官立法建閘築壩至精至備二百
年來運道其永賴矣葦泉源雜于沙礫則涇

塞甚易湖地侵于豪右則清復爲難至於事
權間多牽制法制廢於因循兼之天時久旱
地脉漸微運艘經行不無遲滯乘時經理委
不容緩茲者上厪

聖懷特申

聖旨臣等周行河上逐一查勘博采羣策列爲八事
雖率循不外于

舊章而經畫似關乎要務伏乞

敕下該部再加酌議速

賜施行庶于漕河少有裨益矣謹題請

行

計開

一濬泉源以資灌注查得會通河南北十里盡賴十八州縣百八十餘泉之流分爲五派至于新泰萊蕪平陰汶上蒙陰寧陽等九州縣入南旺者爲分水派泗水曲阜等四縣入濟寧者爲天井派其功最大其所需尤甚切也夫藉泉似

運則涓滴當惜必使源流充溢度於漕
渠有濟若養身者氣血周流無滯始無
壅闕之患也乃平昔之疏濬旣踈天時
之亢旱又久是以泉政多弛通流無幾
近據管濟寧道按察使曹子朝分守濟
南道叅政呂坤新濬出泰安州謝過城
等六泉新泰縣劉官莊等五泉萊蕪縣
韓家庄等五泉東平州源頭泉一處曲
阜縣新跑泉一處發源頗盛導入汶河

堪以接濟則自此之外安知無湮沒于沙礫而散漫于草莽者乎但濬泉雖易治汶實難蓋河廣沙深屈曲之流不足以潤久渴之吻臣等親見龍灣等泉源源而來至汶則一吸而盡猶無泉也又必督令撈淺等夫擇其積沙淤漫者濬爲河漑俾深五尺濶一丈則水得所歸而趨壑亦易矣然各泉坐落各府州縣近者四五十里遠者三四百里管泉分

司豈能遍歷近奉

聖旨各分守道兼管已爲得策矣臣以爲仍當責成
各州縣掌印官督率夫老不時疏濬每
年終分守道會同管泉分司將各官新
泉搜出若干舊泉廢棄若干類報總河
衙門分別獎戒庶人心有所警惕而泉
流足濟運道矣伏乞

聖裁

一復湖地以預瀦蓄查得山東泉源有將

微細故設諸湖積水以濟飛輓盜決有
禁占種有禁誠重之也乃今則不然南
旺安山蜀山馬場等湖始因歲旱水涸
地屬閑曠當事者召人佃種徵租取息
以補魚滕兩縣之賦於是諸河之地平
爲禾黍之場甚至奸民壅水自利私塞
斗門復倡爲湖低河高之說申禁非不
嚴而占恡若故矣除安山湖批查未報
外今勘得南旺湖周圍九十三里計地

二千七百頃原有斗門一十四座止存
關家大閘常明口二處其餘邢通口孫
強口等十二處俱已湮塞合行修復本
湖東邊高阜地量留護岸一里共計一
百六十二頃南北留護岸地半里共計
一百一十六頃一十畝令原主佃種納
課其餘專備蓄水仍築子隄一道以爲
封界湖內北高南低應于中亘築長隄
一道自吳家巷天字號起至黃家寺止

長一十四里根澗一丈五尺頂澗八尺
高八尺界爲二區寺前舖張任口建斗
門一座以便上下接濟馬踏湖周圍三
十四里零二百八十步計地四百一十
餘頃俱應退出還官其東北空缺處長
十里零二百四十步應築土隄一道約
東湖水不使洩漏西岸原有王岩口滾
水石壩年久滄沒合行修復蜀山湖周
圍六十五里零一百二十步計地一千

八百九十餘頃除宋尚書香火地六頃并高亢地八頃五十三畝照舊令民佃種納租外其餘地一千八百七十五頃四十六畝二分俱築隄蓄水東岸季泰口閘以下十五里原有馮家滾水大壩相應修復馬場湖周圍四十里零三分內高阜地九十三頃二畝先年召種納課抵補魚滕縣糧今查前項補足責令退業還官并低窪地六百四十頃四下

二畝九分俱築隄蓄水內有安居斗門
三座合行修復其各湖占種麥田法應
追奪但念年荒民貧且成業已久收成
將近候麥熟之日令其芟刈照地退還
以上各湖應修復斗門閘壩隄岸工料
人夫等項細數冊報外通共該銀四千
七百一十七兩七錢於兗州府庫河道
銀內動支修完于湖口豎立大石明註
界址斗門以杜侵占如是廢法紀明而

漕河永賴矣伏乞

聖裁

一築坎河以防滲漏查得汶合諸泉之水
西流抵南旺分注南北以成漕而濟運
故汶蓄則漕盈汶洩則漕涸夏秋之間
水固有餘冬春之後不可使有涓滴他
適明矣乃戴村以上有坎河口西趨鹽
河爲入海故道沛然就下勢若建瓴先
年總河侍郎萬恭堆集石灘蓋謂溢則

縱之平則留之意甚善也但時久灘廢
非不歲有修築而沙隄一線亂石數堆
其走洩甚易矣萬一泉河盡趨則運道
之涸可立而待豈得爲完計哉臣等督

同管河同知陳言東平州判官張汝
榮等會估得本口應修滾水石壩一座
計長六十丈面濶一丈底濶一丈五尺
深入土四尺出土三尺并鴈翅細石及
椿木鐵灰工食等項除細數冊報外通

共計銀八千一百六十七兩四錢一箇
辦料興工水溢則由頂以上任其宣洩
水落則由壩以內盡資實用且以免鹽
徒盜決之弊也汶其有全利乎或者以
地多沙磧恐築之不堅不知石灘之外
原有老土石壩不高入土已深其勢自
固且汶河隨漲隨消終非黃河比也又
何衝決之患耶如是則一勞永逸而歲
歲補石之費亦可免矣伏乞

聖裁

一建閘座以便節宣夫漕河之水名曰無

源蓋謂其出有限而其流無窮所以樽

節積蓄俾盈科而進全有賴于諸閘也

故地有高下則閘有疎密要之勢相聯

絡度幾便于啓閉惟濟寧寺前鋪閘至

天井閘則延長七十里東昌通濟橋閘

至梁家鄉閘則延長五十里閘啓水洩

積蓄爲難司河者每當糧運盛行之時

排木堵木名爲活閘苟且一時終非久
計甚至各幫運軍船一經過捧土築壩
流入河中愈成灘淺運艘正行不便挑
濬無惑乎舟行之艱也合于二處適中
之所南則鉅野縣火頭灣地方建閘一
座名曰通濟北則博平縣梭隄集地方
建閘一座名曰永通俱照各閘事規啓
閉濟運除各匠役工食候工完扣筭外
每閘估計粗細石料并木椿鐵麻船隻

等項各該銀三千九十五兩八錢九分
五釐於東莞二府河道銀內動支每開
閘夫三十名溜夫五十名卽於各縣停
役夫內撥用如是則關束有具節宣得
宜水利有所停蓄而運艘不致淺闕矣
伏乞

聖裁

一設閘官以肅漕規

國家之設官也有似大而實冗者裁之爲宜有似

小而實切者增之爲便查得運河一帶
開座每閘設官一員統領夫役蓋啓閉
有人責成良便頃緣新河告成棗林上
下水平閘面不行啓閉遂將棗林閘官
裁而不設間付之南陽閘官兼理之爾
來天時久旱河流細微本閘水淺啓閉
爲急尚可以南陽之官攝之乎夫一啓
南陽一閉棗林互相闔闢勢如呼吸一
不得人直瀉而盡矣近且無官付之一

二閘夫之手在官船則莫敢誰何在民
船則大爲簸弄旣以病商復以弊運以
故漕舟至此殊費牽輓而往來者亦稱
不便也不知閘官雖卑職掌猶在且廩
俸無多

國家亦何惜此五年而令河道要害之地爲無人
之境哉合于棗林并新添二閘各該官
一員俾司閘務庶職守得人而漕規不
廢矣伏乞

聖裁

一給關防以重事權

國家之事莫重于河漕故于泉關特設部臣經理
之所以重委任而專責成也各管河郎
中俱奉有

敕印是以文移稱便惟南旺管泉主事其設已久關
防未給因循至今夫管泉管關先年曾
以二人理之今并責之一官其任亦重
矣督理乎十六州縣之泉而相隔數百

里之遠止以空白文移臨之卽癸午載
道鮮不以弁髦視河臣欲其昭法守而
一衆志也難矣且糧船過閘例應十日
一報漕撫衙門相隔十里無關防則驛
遞不行事多掣肘殊非一端夫以一閘
官之微尚有條記關防何獨於部臣而
反靳之也至於漕河黃河二同知職守
旣專責任亦重凡工程之勤惰錢糧之
出入咸賴稽察事緒孔棘弊竇易生使

少失于防閑未免稽違河務近見邸報
楊村管河通判已奉

明旨給與關防則兗州府管河同知事體相同合無
將管河主事并兩河同知均

賜鑄給庶文移便而事權重矣伏乞

聖裁

一嚴築壩以便挑濬照得汶水入湖接濟
運道每歲寒洩之時遂將河口築壩遏
流分洩蜀山馬踏等湖候來春冰泮之

日開壩受水是冬則以河之水滙于湖
春則以湖之水濟于河故南旺臨清一
帶因得乘時挑濬不致淤淺法至善也
除隔歲大挑已奉有

欽定期限外其餘每年當天氣漸寒正宜築壩絕流
也而往來船隻力以緩築爲請多方阻
撓甚至十一月中尚不得築者不知天
寒冰合乃驅荷鋪之夫裸體跣足鑿冰
施工其將能乎及寒盡冰解正宜固封

蓄水也則又以速啓爲請百計催促不
有正月初旬放水行舟者不知隔歲之
水所蓄無幾三春無雨則運艘方至又
將何以濟之乎法制未明事體掣肘管
河官徒茹苦而不敢言也合無請賜

明旨除大挑年分外每年定以十月十五日築壩絕
流至次年二月初一日開壩行舟勢豪
船隻不得橫擾該管官員不許阿徇違
者聽督撫衙門叅究大書刑石於南旺

板閘二處以便觀覽如是則

明旨森嚴人心惕怵不但便於挑河亦且足以蓄水
一舉而兩得之矣伏乞

聖裁

一復夫役以備修防山東河道淺深不一
而汶河衝發淤塞爲多各項夫役俱不
可缺查得兗州府屬如汶上鉅野嘉祥
濟寧魚臺南陽利建等處原額設撈淺
淺鋪隄夫名數不等共計二千四百五

十二名後因河流稍順遂裁減一千一百三十三名扣銀入官以備支用止存見役夫一千三百一十九名不知扣存有節省之名而雇募起無窮之弊一時河道淤淺調度徵發爲難工之弛廢久矣今議于汶上縣量復撈淺夫七十四名淺鋪夫三十名鉅野嘉祥二縣量復撈淺夫三十八名淺鋪夫五名濟寧衛量復撈淺夫一十一名濟寧州量復撈

淺夫三十二名淺鋪夫十二名魚臺縣
量復撈淺夫十名淺鋪夫二十名南陽
利建量復隄夫八名東平州量復泉夫
二十名東昌府通濟橋閘量添閘夫十
名庶挑河濬泉不致乏人矣然猶民之
包攬肆意安閑管工之代替任情隱射
甚至逃故不報占愆私意種種情弊雖
增猶弗增也合行管河同知陳昌言通
判王心逐一汰選嚴加稽覈度工役得

有實濟而河防不致稽違矣伏乞

聖裁奉

聖旨工部知道欽此該工部看得查勘督理河工工
科都給事中常居敬會同巡撫山東都御史
李戴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吳龍徵條列八款
具題俱思深慮遠大於河防有裨相應開立
前件議擬上

請恭候

命下本部備咨漕運衙門并山東巡撫督率管河司

道及咨都察院轉行山東巡按御史行令府
州縣各官一體欽遵施行奉

聖旨依擬行

清復湖地疏

都給事中常居敬

題爲清復湖地以濟運道事據濟寧兵備兼管河
工山東按察使曹子朝分守東兗道叅政郝
維喬會呈蒙臣并撫按憲牌前事照得南旺
以北僅有安山一湖所係甚重先因行查未
報未經具題今會閱得滿湖成田禾黍彌望

曾無涓滴之水殊失設湖之意當此亢旱何裨接濟牌行該道督同管河官親詣該湖逐一勘議要見某處卑窪堪以畜水某處高亢僅可通溝承佃若干作速清理侵盜若干作何禁治查議明悉作速通詳以憑酌議等因蒙此隨該司道行據兗州府管河通判王心查得安山一湖周圍共一百里其間東北自通湖開起至西北焦天祿莊止計長十三里自焦天祿莊起至西南王禹莊止計長七里

零自王禹莊起至東南青孤堆止計長九里
零自青孤堆起至通湖開止計長七里零周
圍共計三十八里此係水櫃堪以積水者也
但湖形如盆磔高下不甚相懸水積于中原
無隄岸東南風急則流入西北燥地西北風
急則流入東南燥地未及濟運消耗過半且
自許民佃種以來百里湖地盡成麥田先年
總理河道傅都御史履畝分析除徵租銀二
千六百五十三兩歲抵魚滕二縣秋糧外其

低窪處所封爲水櫃法非不善但統隴無界
禁例不嚴民情無厭漸至今日殆無曠土矣
爲今之計應將水櫃三十八里築一高隄隄
以外照舊佃種徵銀隄以內挑深蓄水管河
通判等官不時巡歷庶隄界旣明人無盜種
之弊矣至于安山間邊原無通濟積水二閘
不便出水訪得萬歷九年有金把總曾于八
里灣掘溝放水人甚稱便至今形迹猶存應
于此處建閘一座又西北地名似蛇溝其地

更低水勢散漫應于此處亦建閘一座廣于舊閘入者于新閘出蓄洩得宜漕河有賴矣等因到道先該北河郎中吳之龍議得漕河之利有二泉與湖而已每春末秋初正糧運盛行之際泉源往往微耗惟藉資湖水可濟不虞故自濟寧至東平築設南旺安山等湖澇則引水入海以預瀦蓄旱則決湖入運以通漕艘慮至深也物盛致蠹日漸廢湮嘉靖二十年都御史王以旂奉

命清復疆界頓還舊制數十年來大爲運道利自隆
慶四年都御史翁大立開召耕種姦民始得
藉口而濫觴極矣萬歷三年都御史傅希摯
清丈諸湖安山湖高而田者計地七百七十
一頃九十八畝卑而宜櫃者四百一十六頃
二十六畝三分具疏題

請斯亦通變之微權公私兩利之道矣柰何管河各
官利于混淆而不利於清別竟未及立尺寸
之疆界是以豪強者大肆兼并之謀姦頑者

曲爲欺隱之計狼吞蚕食不至於盡湖而有
之其心未饜也今雖湖底窪處已不遺寸土
再數年不將占官地爲世業乎爲今之計相
應查照前項項畝于高下交承之處築一束
湖小隄底濶九尺頂濶四尺高八尺隄以內
永爲水櫃隄以外作爲湖田如是則界限分
明內外各別登隄一望具在目前小民旣難
于侵越官司亦易于稽查矣具呈巡撫山東
李副都御史蒙批湖以濟運關係匪輕緣無

界限故水得漫流而人易侵占東湖小隄委
當急築如議速會管河道踏勘基地定出夫
事宜報奪等因在卷今奉會牌前因該司道
會行兗州府管河通判王心會同本府同知
陳昌言督同東平州知州徐銘管河判官張
汝榮復勘得安山湖水櫃周圍長三十八里
內除東北一帶自通湖闢至焦天祿莊止長
十四里係運河隄岸不必修築外其餘共長
二十四里折四千三百二十丈共計用夫一

千名每名計工五十日每名日給工食銀三分三釐共銀一千六百五十兩又八里灣似蛇溝創建出水小閘二座每座合用石塊椿木地平板龍骨木油灰糯米石灰鐵麻等項該銀三百六兩九錢二分二座共銀六百一十三兩八錢四分通共銀二千二百六十三兩八錢二分合于兗州府庫貯河道銀內動支雖無救于目前實漕河將來之永利也等因到道該管河道按察使曹子朝分守東兗

道叅政郝維喬北河郎中吳之龍會議得南
旺至臨清綿亘四百餘里惟安山一湖上下
賴以接濟誠宜急爲修復但滄桑更變原隰
異壤自非築隄要束禁治雖嚴罔利蓄瀦其
修築工料屢經估勘似爲妥當相應申請以
便興工等因到臣先該臣等題爲欽奉

敕諭查理漕河以重

國計事內復湖地以預瀦蓄一節該部覆稱安山
一湖科臣見在行查俟勘明日一併修復等

因奉

聖旨依議行欽此卷查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毛在題
爲巡歷事竣敬陳補偏救敝之畧以備

採擇事該工部覆奉

聖旨各地方湖泉接濟運河去處着各該巡撫司道
等官及差去部屬官用心整理如有占種阻
塞的即便拿問枷號重治應叅奏的指名叅
奏欽此該臣等催行查議去後今據前因臣
會同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李戴巡按山東

御史吳龍徵讓得設湖蓄水本漕政之良規
清湖濟漕實治河之要務自南旺而下四百
餘里始達衛河其間全賴安山一湖積水濟
運所係之重何如也惟自召佃之弊政一行
而豪民之侵占無已變沮洳爲膏腴視官湖
爲己業日侵月削久假不歸寸土無遺殊可
痛恨卽今久旱河淺百計疏濬如抱漏卮沃
焦釜傍徨無策皆緣水櫃未復之故也及今
則清湖蓄水眞若蓄艾豈非第一議哉侵盜

姦民本應盡法重究槩奪還官亦不爲過但私相授受其來已久展轉耕佃已非一人且四外高亢之地不便瀦蓄終成曠廢據勘將少窪之地三十八里周圍築隄封爲水櫃旣可以免滲漏易竭之患又可以杜強梁無厭之謀似亦計之得也外八里灣似蛇溝二便于放水委應建立閘座其築隄建閘之費初據各官議將盜種湖麥刈半入官以爲工料之需但恐饑民乘機起釁且非大公之體

仍聽本主收割前項經費相應動支河道銀兩應用清理之後大豎石碑明立文冊又必嚴盜決之禁定巡視之法如是則一勞永逸而

國朝水櫃之良規度幾可復矣伏乞

敕下該部再加酌議行總河大臣督令各官作速興
工事完

奏報則所以濟運通漕者豈曰小補之哉謹題請
旨奉

聖旨工部知道欽此該工部看得南旺至濟寧一帶
河漕綿亘四百餘里全賴安山一湖蓄水濟
運其關係誠重矣近緣侵種成田復以累年
亢旱遂致湖水蓄洩無所漕河安能有濟今
查勘河防科臣常居敬會同山東撫按李戴
吳龍徵看議安山湖周圍一百里除四外高
阜之地不便瀦蓄照舊佃種外其低窪處三
十八里合行築隄封爲水櫃深於漕運有裨
其動支河銀建立閘座等項區畫周詳悉

如議題

請恭候

命下本部備咨總理河道并山東巡撫衙門及岑都
察院轉行山東巡按御史行令司道府州縣
管河各官仍劄行本部管河郎中查照原議
動支河道銀兩作速興工務期完固仍大豎
石碑分別界限差官不時巡察敢有勢豪姦
頑人等侵占盜決者輕則徑自拿問重則參
奏處治工完之日將役過人夫用過錢糧造冊

奏繳清冊送部查考謹題請

旨奉

聖旨這湖地依擬築隄仍畫定界限永遠遵守如有
侵占盜決等弊照前旨着實叅治其各處泉
湖蓄水濟運的都着一體清查整理